

前國子博士門人淮南石光霽編次

德慶州儒學訓導嗣孫張淮續編

德慶州儒學訓導後學廬陵王思訂定

德慶州判官後學閩泉莊楷校正

序

春秋經說序

詩有序乎古無有也春秋有傳乎古無有也為無有也詩
有序春秋有傳則定于一矣四詩三傳何其言人人若是
殊乎古者詩以誦不以讀以聲歌不以文義其無序故也
史記曰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十六年壬
戌孔子卒春秋者聖人晚年之書乎定哀之際多微詞游

夏之徒不能贊一詞當其時傳宜未之有也當其時未之有則傳之者後之人也春秋者聖人之心也聖人天地之心也生殺萬物天地之心無心也至仁焉耳矣賞罰萬世聖人之心無情也至公焉耳矣天地也聖人也惟聖人能知之能言之游夏且不能與而謂後之人若左氏若公穀氏能盡知且言之乎後之學焉者弗據經以說經顧任傳而疑經噫其亦惑矣絲唐宋以來能不惑乎傳而尊經者啖趙孫劉歐陽發其端河南邵子微國朱文公闡其微至我朝草廬吳文正之纂言集而大之今參政大梁張先生之經說翼而備之而後聖人之心庶其白乎且聖人之作春秋豈徒托之空言將以見諸行事撥亂世反之正耳先生難進而易退其仕也以道其言於當世壹皆深明治亂之原欲爲國家建萬世不拔之基君子以爲深知春秋善學孔子者曰寧忝以是經第有司而用世實甚迂恐終湮微而無聞也讀先生之書惕然愧以思惟當棄去微官以相從畢力於群經庶其可以附所見而或有傳乎

經世明道集序

天地元氣之精英鍾於人而爲文作者固甚難選者尤難爾何難乎爾蓋詞與理俱而無遺憾之難也六經之文非有意於爲之而二者俱至煥然天地之文後之極意而爲者終莫幾及非吾聖人剛之定之贊而脩之詎臻是耶後乎經者文之正莫如孟軻氏後乎孟若文之盛莫如韓愈

氏善論者以文之聖稱之觀其自述爲文之本具在進學
解中其傳爲李翱氏而論文於會進士王載言書者詳矣
非司馬遷爲史氏一家言而理或倍於經之比也後乎韓
者周程邵子以道鳴近代則周似經程即孟德之盛也
固言之至又非韓氏因學文而見道之也至其專以文
名數大家或學韓未至而有心於經者致效劉向而
漢初之氣衰或出於史而短於經或慕乎經而反鑿乎經
曾弗能以具體而況於支離猥瑣降而季世者乎故嘗竊
謂今之爲文宜倣韓氏之有本以經傳子史之文發孔孟
周程之奧選文者當法真西山之正宗哀爲一書根柢之
於六經孟氏餘之以韓氏推而上之於先秦漢唐之作

而後華葉之以近代諸賢之衆作別爲續集仍真之舊
幾義理文章會於兩得俾聖師一貫之旨復明而道術不
至於裂蓋有志而未就焉浦城徐君宗度使來京師以經
世明道集示於予蓋君生真氏鄉而學真學是集因正宗
而增廣之其選起自武王踐阼之書而終於灑洛考亭諸
儒之立言精粗不遺去取不苟其名編兼邵程氏志在扶世
植教以六其所闕其論柳非韓匹劉原父豈出歐下蘇明允
於文最傑然而王介甫偏駁而多詖道皆卓然與人意合予
受讀之喟然嘆曰斯文也而有斯人也予鄉先爲有光矣乎
遂因君之徵言而發予之極論僭以附於願學孔子之義云

陳漢臣文集序

傳稱久而不朽者有三焉而立言居德與功之次古之立言者豈易然哉後其言而先其德其德盛則其言醇其言醇則其傳永德不至焉而斬其言之至而後之傳也否矣六經而後能言者衆矣取其謂吾無間然者具可睹也詎非天之所甚嗇而不輕以畀諸人耶夫既或畀之矣顧此之畀而彼之嗇或困於屢空或阨於不遇遇而不達或不予之以年或瘳之以疾頽冉而下若此者亦衆矣竊嘗疑憤者之忌斯文何其至是也徐而思之與其炫耀於人孰若見知於君子與其誇詡於一時孰若有聞於千載是數者天固授我以玉成之具而予以不朽之資其篤之也至矣而又奚以疑予觀於長樂陳漢臣氏益信初予

具父德初君子三山漢臣始總角拜予予固喜其資

穎悟其後予歸三山漢臣與予游滋稔予又嘆其學之瞻敏其文之瑰異且亟稱之今別予寒暑十有三而漢臣使以詩文凡三帙來京師請予序予讀之則又驚其愈老成而甚古雖以予之不武且退三舍而避之矣既而聞漢臣以一文學掾而遽痼於士安鑿齒之疾且屢空予是以初而疑終而釋然信乎天之所以玉成吾漢臣而將不朽之者至厚也蓋其退處之餘致專於書靜以澹之裕以居之不自畫於今之能言者志自附於古之能言者其學而造於是固宜使繇是而益務於德而不已焉是誠古之立言者已其傳焉可必也其過焉未可知也予也少而居三不

幸之一仕而志於功不果也中而更憂患予之志漢臣之志也今老矣而德不加進惴惴焉惟棄乎天之與我者是懼故於漢臣乎發之併以致交勉之志云

思存藁序

古之人善於文也非直古其詞必先古其道古之道何居曰奉先思孝也曰事亡如事存也蓋君子之孝於其先也思諸心存諸目思於居處居處存焉耳思於飲食飲食存焉耳敦牟卮匱焉而思則存乎敦牟卮匱琴瑟書冊焉而思則存乎琴瑟書冊至於其嗜慾其笑語其志意無斯須而弗思則無斯須而弗存匪獨齋祭爲然也是道也履諸其身則爲行吐諸其口則爲文吾誠有其本也豈徒被業云乎哉朱軫伯良氏攻文若詩而請於予曰昔唐詩人一飯於君不忘士至于今宗焉竊不自揆慕古之一舉足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者弗腆敝藁名以思存承旨張公賜之序於詩文之法詳矣思存之爲義願先生幸以告我予以古之文不爾辭請益力則爲言曰今夫纂組勝者歸之湯雕鏤巧者玉之病人恒云六經未始有文法抑豈知夫未始規々於有法而未始不妙於有法者斯其爲文之至者也惟詩亦然伯良蓋知志於其本者乎傳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詞有枝葉伯良蓋志於行有枝葉者乎予於伯良之志而喜斯世將復古海內將復治治必自台始唐韓子之言殆合於今矣台之黃岩予始仕而

獲友其亡之賢者伯良台秀也故於予乎請而予序之也
以志予喜其詩文若干篇用心亦勤矣覽者必有以識之

甄山存藁序

儒學莫盛於前代之宋氏大要尚道義而下詞章而始以
學古倡者則已崇理致黜崛奇而主平易忌艱深而貴懇
寔斷以復古之作者又恐沿襲而少變焉是以其詞銜餘
而曲折及其後也融之以訓詁發之以論說專務明乎理
是以前詞詳盡而周密其於詩也亦然蓋不為秦漢以來
之傑然者而隱然為宋氏一代之文矣婺為郡儒先東萊
呂成公之里也近何王金許氏得勉齋黃公之傳於微國
朱文公者以經學教於鄉及學士黃公待制柳公

又以詞章仕于朝而故太常博士古愚胡君寔同一時

以先倡和其源流之所自蓋可睹矣太常之子瑜茲來京
師呂寧曩獲交於太常而見焉因得其文與詩而盡觀之
其於太常君何其克肖也既而以序請蓋昔者切聞之六
經至矣後乎經者惟韓於文猶杜於詩善論者俱以聖稱
之而猶於杜之文韓之詩有說焉稽之周程二夫子其為
書其為詩甚簡奧醇古其興起散動幾魯語而契雅南者
誠非虛車也而輅輪之歸亦豈以詞章名世者所能至哉
噫學於古者可以悟矣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龜山揚氏
學程者也亦曰為文貴有溫柔敦厚之氣二者固不同也
而有同焉噫溫柔可學也敦厚難能也呂寧不敏願與君

子共學焉瑜字季城以任子仕而益學薦泐江亞榜擢照
磨杭州耻屈藩侯航海而來復以流寓貢于大都侍試于
南宮蓋志於忠孝者故為述理學源流之自藝者期之觀
山其居也君以名其集焉

包與直雲泉漫藁序

言之以文與詩名者豈漫然為之哉譬猶雲出於山而護
雲揚膚寸而族澤于八荒泉發於地汪洋澎湃百折而達
匯于四海其根本盛且大也苟不能然吹塵埃野馬之游
道蹄涔汗瀆之流潦則亦忽然而泯暫然而止矣彼且
所成哉大抵不厚其養奚數而長不豐其殖奚碩而實

名能詩文者莫不皆然今會稽包君與直名其文

與詩曰雲泉漫藁也其為言曰某之為是名也非若山澤
之腥棲雲以為居弄泉以為娛者蓋自束髮就傅則知讀
四聖人之易消壯以是經貢于鄉歷校官而佐郡幕俛焉
唯學殖之落是愬不腆為詞竊有慕於雲行水流之義耻
模刻掇拾者之為予聞而嘉其志乎古也且知君以孝肅
公之裔昆第五人同居四世縉紳詩其樓壘之軒予亦與
焉斯其友第可書者在郡幕日藩侯有不義事君毅不肯
署牘棄而去之其臺辟為掾力辭不就而承委督漕以來京
師不告勞勩又其貞潔可書者蓋君之學行有根本也若
是故其樹立設施若是其發揮著見於詩與文者又若是
嗟乎古之人豈特文與詩為然哉不期於倖功而功以遂

無意於僥名而名以成方今事會之來於天下者固未止於此君子之當爲於天下者而亦未止於是也君其益務盛大其根本哉予見君之若雲之族若泉之達名成而功遂也已然後退歸山澤以尋雲泉之樂也詎晚乎哉予職史氏尚當爲君屢書之序以贈其行且書于漫藁之首

黃子肅詩集序

散乎高下皆詩也古之爲詩者發之情性之真寓之賦比興之正有常有變隨感而應一是悟言而已矣其爲用也協之律呂播之聲歌抑揚而反覆詠歎而淫泆以感發而歌動之至其賦之以言志援之以釋經皆不膠乎章句之中而有會於言意之表是故孔子曰興於詩詩可以興

子曰興於詩者有吾與點也之氣象吟哦諷詠姑訓釋而使人自省皆言悟也後乎三百篇莫高於陶莫盛於李杜大抵二雅賦多而比興少而杜以真情真境精義入神者繼之國風比興多而賦少而李以真才真趣渾然天成者繼之而爲二大家陶之繼則常孟王柳之得意者精絕超詣趣與景會多出於興然於風雅槩有悟然至乎近代陳氏學杜者論者謂如參曹洞諸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乃以禪論詩又其後也昭武嚴氏痛矯於論議援據爛熳支離之餘亦以禪而論詩不墮言筌不涉理路一主於悟矣然而生宋氏之季其才其氣其學類未能充其言也君子惜之逮於我朝盛際若樵水黃先生噫其志於悟之妙者

乎蓋先生之於詩天稟卓而涵之於靜師授高而益之以
超由李氏而入變為一家其論具答王著作作書及袁巖氏
詩法其自得之髓則必欲蛻出垢氣融去查滓玲瓏瑩徹
縹緲飛動如水之月鏡之花如羚羊之掛角不可以成象
見不可以定跡求非是莫取也噫何其悟之至於是哉且
寧與先生皆薦於杭試于京師自杭歸閩復自淮如京師
歸于閩同舟而共載又明年復見於京師好踰第昆而中
年久於別予留于揚先生喜予詩以書來其後先生薨于
鄂予哭以詩甚哀今年其孤某來京師請曰先君以詩鳴
于世知先君莫如先生序亦惟先生且先志也予不敢辭
泫然予涕之無從因悉發古詩之道以序之噫世之不知
先生者蓋亦衆矣不知予之詩其果悟否乎其果知先生
之詩之深否乎先生名清老泰定丁卯進士累官翰林國
史院終湖廣行省儒學提舉 泫然一作慙夫

李子明舉詩集序

文孰難曰詩難何難爾詩六經之一也詩已剛無詩矣非
無詩也有詩焉不古也古其詩奈何非徒古其詞爾詩者
性情之發也性情古則詩古矣性情不古欲詩之古焉否
也古之君子仁義忠信焉耳矣學焉者淑乎一己以古於
身仕焉者行乎一世以古於人者純其心焉耳矣其心純
則其性情正其性情正則其發於詩也不質以俚不靡以
華淵乎其厚以醇記曰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於古也

其庶乎予之友李子其志於古也甚矣其志於古者何心乎仁義忠信也心乎仁義忠信矣是故性情之發於詩焉者言無難也古者誦其詩尚論其人焉若李子可謂古之君子矣予患世之不古志於古未能也是故於李子之詩序之也序之者大李子之將行乎世以其道而古斯人也李子者何今丞相掾河陰李明舉氏也

釣魚軒詩集序

詩于唐嬴五百家獨李杜氏萃然爲之冠近代諸名人類宗杜氏而學焉學李者何其甚鮮也嘗竊論杜繇學而至精義入神故賦多於比興以追二雅李繇才而入妙悟三出故比興多於賦以繼國風闢其藩籬者祇見

其間奧則謂其氣格渾完骨肉勻稱浩々乎若元氣

北充兩間周萬彙而厚且重者適兩相埒也學杜者固誠未易及而間學李者率喜於飄逸弊於輕浮蓋知李之傑於材高於趣而於學之卓者猶未悉之識也昔者考亭朱夫子疑孔壁後出書序不類西漢文蓋以格致輕故也子於學李者亦云廬陵龍子高氏來京師出其詩示予之多其學於李而獨得其不輕而重者有異於人人子高自言爲樂府甚多惜予未盡見也噫詩至於李幾於聖而不可知者豈若有意雕飾涉於華墨蹊徑者之爲哉觀其詩所謂清水出芙蓉者可想見也已予妄意學焉未闢二氏之藩籬者也子高其有會於斯言乎子高之詩題曰釣魚軒

集於其歸語之曰子之於詩蓋將掣鯨鯢於碧海者矣尚其繼見益有以發予望洋之嘆也夫

馬易之金臺集序

詩至於唐而盛蓋其選無慮五百餘家人各不同而固同於爲唐之之大家首稱杜陵氏善學杜者必本之於二南風雅餘之於漢魏樂府古詩而枝葉之以晉宋齊梁衆作而後杜可幾也蓋必極諸家之變態乃能成一家之自得不然則耻於踵人後志於成一家而卒不先於古人而愧於所謂大家者觀於近代可鑒矣昔唐韓子稱文章之充曰學西漢而爲之予謂詩亦然何可以不學古人而學焉者豈莫疑其形似而已耶葛羅魯氏馬君易之以

世予得其金臺集而讀之五言短篇流麗而妥適七言長句充暢而條達近體五七言精鍊而華潤皆欲追大曆貞元諸子之爲者而頴川老翁新鄉媪芒山巢湖新隄謠諸篇又以白傳之豐贍而寓之張籍之質古不淺而易不深而僻蓋學諸唐人而有自得焉者矣予識易之于京師踰十五年及覩君之游兩都歷鄧郟而歸吳越其之官絕巨海而北上其出使凌長河而南邁其游覽壯而練習多予知其詩雄偉而渾涵沈鬱而頓挫言若盡而意有餘蓋將進於杜氏也乎君以予在詞林而徵予序夫善爲詩者固寔甚難而果識其詩爲某家某家者亦良不易予多君之穎出於其國人而我朝詩道將復盛於唐也作而爲之序

宋氏族譜序

族有譜譜者原其本之所自出而別其末之所由分以傳諸其後也夫天下之族其來久矣今欲譜之於世代繇邈圖籍廢缺之餘而求悉焉於是有妄認他人之祖爲己祖以誣於人以誣於己而誣其祖者其可乎哉前代眉山蘇氏始做禮大小宗爲次以譜其族不譜其出於高陽莫延於天下及唐長史味道之子孫留於眉者而獨譜其高曾祖以降焉示尊親且傳信也今宋氏之祖居於廣陽者其族逮五世而始著圖於霜崖君致詩於祭酒正獻公本內翰文清公製皆其六世孫而譜始於七世孫主事君彙成於今八世孫蕃分大都永平爲二派凡十世縣三世而上其蹟以繇四世而下其事詳紀其所可知闕其所未備又例蘇氏意而增益之呂寧忝正獻公之門生也而請序所爲作者於其端竊悼古者宗子之法壞合族之道廢而譜謀興焉晉宋以來官世掌之噫亦重矣然而公卿貴族隆而爲庶爲皂隸使其先德泯泯然而亡傳者政何限獨唐宰相表系以貴傳前代蘇氏與歐陽文忠公世譜以賢傳蓋世族之興替譜系之傳否存乎其人豈直宗法之壞爲可嘆哉且宋氏自尚書公之仕也嘗去燕而江漢矣正獻公之昆弟能不懷安於脂骨之自潤而惟上世之宅兆是念卒返其鄉以文學致身通顯而廣陽之宋一日大聞於天下其族譜遂與前代之歐蘇二氏比庸非以貴且賢故

傳歟爲宋氏之後者其必若二公之篤於其先焉庶乎傳之克永也已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呂寧請爲蕃誦之

三祖一作巳有
二亦一作三房

歐陽氏族譜序

族有譜尚矣歐陽氏自亭侯蹄受姓而後其族布濩於天下其最著于世者在唐則太子率更令詢史所紀勅定家譜圖之併府者是也在宋則叅知政事楚國文忠公修今集所載譜圖併序及譜例是也其在我朝則翰林承旨乙卯進士冀郡公及廬陵安福府君萬之十九世孫周孺忠立父各有紀呂寧肅觀而竊慨焉繇漢晉來千乘之族以傳七顯渤海之族以堅石顯其後千乘之後遂絕而渤海

傳然而中開失其世次者再蓋自質至景達七世而始見自琮至安福府君又八世始復見文忠公晚居穎子孫分散爲中州人嗚呼歐陽氏之先出於禹禹功大矣當黃巢時以廬陵大族率鄉人捍賊賴而保全者千餘家子孫宜被其陰德文忠既位宋執政爲時文宗至爲譜序猶自謂不足以當之而有望於後之人今承肯公又位極品爲文宗繼前代文忠公天道信不誣也忠立父積德成學隱居不售其子復以學行爲國學上舍生嘗詣闕上書極陳當世事特旨嘉獎賜酒慰勞之意文忠公所謂其子孫必有當之者將不在於復乎公之言有曰有其人雖歷千載不絕其人無稱其世輒沒不見呂寧敢重書以勉之

楊氏世譜序

黃岩爲台附庸於浙水東寔今望郡前代文獻之邦予始登泰定丁卯第佐是州因悉獲交其縉紳逢掖之賢者于時釋氏之聰明識道理攻文詞曰夔一叟者亦與焉游從之暇詢其先世之居在州西之楊谿五峯玉立下磅礴爲賜谷境絕勝系出漢太尉震唐京兆尹虞卿吳越相國岩常侍大本之後自五季徙居於是族最蕃顯人聞士昔不絕書迨于今深藏不售蓋猶多隱君子焉別二十餘年其歲己丑始見岩士楊子益于京師今年夏嗣見于胄學出其先世譜再拜請予序予受而閱之乃知君爲楊谿之常侍公十五世孫予向所與游夔一叟者其伯父譜其人耶惜予未之逮見譜則歲泰定甲子一叟師所輯也子益得於其族人又昌表而出之源遠流分親疎有叙可謂不誣其祖賢矣予德薄念去岩且久岩人當不復記第予之思弗置見子益能無情乎又念中原前代屢更兵燹家族譜多放失國朝下江南號爲兵不血刃楊氏之譜猶綴拾於殘缺之餘於今視昔時方多艱其能益無感乎予觀子益好學而甚文多交當世貴族聞人將遇且顯異時乘駟車懷章綬過家上塚以合其族楊谿之上五峯之下必有麗牲之石穹然而屹立予雖老尚能爲大書之楊氏之譜又因子益而盛其傳也夫子益名必謙

胡太常歲月日記序

歲月日記者東陽胡瑜記其先太常府君純白先生出處本末之詳也書年書時書月與日而事繫焉者猶年譜也不謂之年譜而曰歲月日記者以唐李杜韓柳氏宋朱子各有譜避而易之名也年譜之作李有薛氏杜有呂氏韓柳有洪氏文氏朱子則其高弟李氏而此瑜作者承父志也其承父志何府君自著純白先生傳且遺言勿丐人狀其行銘其墓瑜從先訓也而徵予序何以予忝泰定丁卯進士時東原王公繼學參大政與文事府君館于其家而予獲與於交好也序者何序其所為作者之意瑜之意何

先祖有善而弗知不謂也知而弗傳不仁也紀其

出處本末之詳藏之祠堂傳之後世使之思其居處志意樂嗜一舉是一出言而不至於忽忘焉君子之志也府君之善何見諸記者詳矣今執政危公之應奉翰林也稱先生以爲學問之淵懿文詞之雅正獲行之清白惜其才不登顯融而嘆其知義命之所安也世稱之以爲知言而瑜著之記之首也予何以贅於云云也第惟自丁卯逮今三十有六年同年同志凋淪殆盡予於先生能無慨然以感也而瑜也又能世其文學將以襲前人之美予又焉得而已於言也瑜字季城今杭州路架閣耻事藩侯而航海來京師是尚義也予者何晉安張呂寧也

秋野圖序

畫與詩同一妙也昔之善詩者必善畫自唐王摩詰諸名人皆然不寧惟是凡知詩者必知畫蓋其人品之超邁天機之至到脫畧於形似之粗而畧於韻趣之勝其悠然有會於心者固不異而同也秋官貳卿東原呂君伯益之適吾閩也臨安張君師夔圖山水以贈題曰秋野君甚珍而愛之夫臨安山水清絕妙天下昔稱傭人販子皆如冰玉師夔號名士且善詩其畫品之造詣固宜東原山水既佳呂君筮仕于閩游歷東南山水又最佳是圖以秋野名夫氣之至清者莫如秋境之至曠者莫如野至清且曠君於是宜必有會於心矣不然何能甚愛若是耶蓋君文獻故家以政事文學躋通顯而尤善詩其人品其天機予知其以善詩固知畫也君徵予詩且序之予也魯雖非知畫亦頗知詩不自知其有會于心如君與師夔否也抑吾閩武夷之清視臨安未多讓予先世家于是固以君與師夔亦久留樂其山水今君方大用于朝未獲遂登臨之樂若予之迂不堪用世方將乞身告歸與師夔爲二老徃來澗谷吟弄雲月以既其妙然亦未之能也慨然爲序其卷而繫之詩云

述善集序

述善集者紀唐元象賢氏世德行事之實而象賢彙錄之冊示不忘也記序碑銘字說詩文雜著凡爲篇廿九其十有二皆故禮部尚書魏郡潘公作餘則僉憲愚庵顏先生

洎名薦紳逢掖之為詞象賢所自著而中書禮部郎侯縣
大夫之旌勸而褒嘉者舉在是焉予受而讀之歎曰象賢
之先自賀蘭而澶淵為善之積蓋四世矣夫其龍祠鄉社
有約藍田呂氏之範也精舍論堂曰崇義曰亦樂有名睢
陽戚氏之規也祀先之廟曰思本肄業之齋曰敬止知止
則考亭家禮橫渠東西銘之訓也敦武之法潛有銘昆弟
之敬名有說孝感有記於是見一家父祖子孫世濟之羨
順樂之堂有記觀德之會有文為善最樂有說先世贊劑
有志又見君提身正家之有本而書院錫號具載始末尤
以見為下者捐已以紓國家之急為上者褒義以敦風化
之原甚盛舉也慨而復有感焉古者田為井授之世聯之
以鄉黨州閭淑之以學校庠序習之以詩書禮樂下篇然
矢正之以君臣父子朋友長幼協之以友助扶持之義而
掖之以敬業樂群之序是時士無不善也自夫經界壞教
典廢而上之善治下之善俗始成無焉斯近代儒先區々
脩補蓋心古人之心而象賢氏拳々景慕又心近代儒先
之心者乎於戲誠使人皆象賢則世其隆古是集將無述
也而世之人人願有能心象賢之心者乎蓋有之矣而鮮
亮以直遂也然則是集苟傳秉彝好德之同然必有感發
而作興者於斯世或有助云時象賢避地自澶淵而京師
寔某年之嘉平月

張氏父子善行序

世恒言曰天道遠善積者必召慶孝純者必感天何遠乎哉予觀載籍蓋班、可徵以今聞于國子司樂趙彥林言唐年張公父子事益信公諱彬字文質廣平之磁州武安縣鼓山人也世業治氏獨奮力儒者事服功經史絕意榮祿以孝義聞至順庚午挈家來京師掩關不出訓子遵古力讀書以敦行務實爲修齊之要勿爲聲利動又以善人稱集賢院賜靜樂處士號至正乙酉八月病終于所寓之仁壽里年七十有三遵古念父齋志懼不獲從先人之宅兆乃力貧奉柩歸塋于其鄉之安子山以戊子孟春廿又四日發引就道涉千里歷四旬始至特三月四日也窀穸有期碩誌石尚闕亟謀攻石之工成彥材氏議必得石高四尺濶二尺有四厚四寸跌高一尺有五始中度衆咸艱之遵古謹齋戒以筮焉過豫之六三繇曰介于石不終日真吉乃升有二日偕弟某行禱于西山抵其麓里人穆中器地之南見地有裂紋露微紅隱之如鈎然培土去尺餘見屹立若蒼壁高下廣狹厚薄與議合無少異即其材而用焉通高四尺有五上圓厚四寸下方平濶二尺有二衆乃咸異之噫豈真宰剗削靈祇闕藏顯爲德人設以待孝子出耶不然何其渾然天造不假人力如是哉遂以某官趙子期書靜樂處士張公之墓某官某志文某官某書某官某篆額醵而樹之墓所予謂滕公石柳沈彬漆燈從音信有之非張一家翁季積善純孝天祐厥衷殆未易致茲

彥林太學上舍先正文敏公之諸孫其言宜不誣予也嘗
其敢泯人之善肅書以勸焉遵古字從野力學善行嘗陪
習子于成均

李氏善行序

高平李氏昆弟何以序書友也何以書乎友爾示勸也李
氏世本富居高平之糧山今名克敬字仲恭者昆弟三人
仲溫仲良恭其季也父母早棄養伯兄亦不祿惟叔季同
居良始持家服賈行四方夙勞于外恭既冠則代兄凡田
園邸舍之歛集米粟布縷之賦輸官私之政一任其勞凡
喪祭冠婚慶吊賓客飲食之大小則必請於良而後行其
事良定省溫清如事其父出入必告飯必親授匙箸食必

不適私寢每至自遠賈不入于私室不與室人言登
堂拜兄畢罄橐中歸焉無一毫私貨賄自束髮至白首無
間言及幾微色娣如子姓薰其善悉相親睦至正辛卯良
有疾恭賈于鄂以心動急歸睹兄羸瘠泫然涕泣以悲兄
亦悲乃拜醫嘗藥療治祈兄必愈間飲食進否服燠寒書
夜扶持衣不解帶雖甚倦則一假寢良病雖劇飯每上必
爲第勉一食之是歲冬良竟不起恭衰麻哀戚棺絞歛稱
家如禮必以誠信弗奢弗儉遠近觀者咸喟歎曰賢哉
李氏昆弟也予謂孝友之於人大矣古者大司徒教萬民
而賓與之一曰孝而友次焉其不友者則有刑民烏得而
不勸哉下之世化衰習弊愛移于妻子欲熾于貨財日滋

月浸視同氣如行路如寇讐者皆是也於是有一卓行焉
則旌於官傳於史於以扶頽綱而激流俗是亦古之遺意
已嗚呼若李氏昆弟者誠足嘉哉太學公議自出也予忝
國子師懇其鬱而不聞故序而書之以俟夫有司置史氏
旌且傳之以勸云仲溫子三人士弘蚤棄長士賢季士亨
皆好賢而幹蠱仲良子希賢嗜讀書游輦下以吏進調陵
州稅使恭子六人士祥士楨士謙曰尹曰質曰某尹國子
生君子知李氏之門將大也

袁氏善行序

昔周官大司徒教民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教成而賓興
之以示勸也不如教者刑以糾之以示懲也示勸則民樂
於爲善示懲則民恥於爲惡隆古治教之章明固如此自
夫教法廢而公論微上之立行自見者必稱於達掖聞於
縉紳乃得旌而表之以勸不如是則上之人無自而聞之
而天下後世亦何自而傳之故曰名譽不聞朋友之過也
今新安袁氏之家五世矣其高祖祿隱於農曾祖得求以
善稱於鄉既歿而其配李氏能守節教二子其祖敬溫洎
兄敬良並敦善讓善事其母母既歿而立祠堂樹碑刻石
事亡如存朝廷表其閭曰孝義復以年德俱高旌其門溫
子二人曰琳字鍾美以儉勤起家以寬而有容積而能散
薰其里平居盡禮以延賢者歲饑爲粥以活殍者而壽不
克求曰琮字鍾實能競爽以輔成兄志琮之子汝楫又能

內睦同氣外交勝已者嘗念里人假貸父祖之貲貧不能
庚者火其券更新其門閭舊旌表者俾勿壞考其行蓋六
者畧具焉於是薊丘宋蕃著其事而高陽王希哲請予文
背其友也宋叔祖祭酒予座主王鄉貢士學於予故信其
言爲序之是亦古者示勸之道也已汝楫尚勗于而躬訓
子而子孫篤行而世守之使可傳於天下後世而予言爲
可徵予太史也他日將傳之與古之孝友卓行者並焉尚
其無怠汝楫字巨川用材推擇省書佐今嚮用云

李氏四節婦詩序

予讀詩三百篇見節婦一人焉不以夫亡而易其志曰衛
共姜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又見節婦一人焉不以國
而廢其祀曰紀叔姬夫周之東文武成康之遺澤蓋猶未
沫也而列于詩筆于春秋爲吾聖人所深取若斯二人者
何其廉哉濶焉之若是也豈非節義萬世之大闢固天之
所甚勗而世之所甚罕者歟國子生劉本王景仲爲予言
今李氏一門而有節婦四人焉予喟然以歎乃今知我
朝德化之盛雖隆古猶不逮也李氏世居河間路之山蓋
縣長茂德配張氏次仁義配孫氏次興祖配張氏次希賢
配陳氏昆弟有四皆蚤世婦姒有四皆蚤自誓稱未亡人
者廿餘年茂德妻今五十子勉學六歲孤今三十興祖妻
今五十有五子志學八歲孤今廿四希賢妻今四十有五
子敏學在腹而孤今廿一仁義妻無子今六十矣其家素

貧紡績以資生詩書以教子其同居終無二志焉嗟乎方
季氏昆弟繼歿時世孰不悼其不天也亦孰知天之所甚
斯世之所甚罕而所謂萬世之大閑者乃萃于其一門豈
非真盛事哉予聞天之所甚斯者天之所甚佑也世之所
甚罕者世之所甚重也今季氏子皆將力學以振其家則
其盛事蓋益未艾也二生皆以文學選上舍其言不予欺
也是以序

潞陽會文序

學貴乎靜不靜則知昏業貴乎專不專則志怠然而漸摩
誘掖之功匪友則無所資其居靜其習專其友良則其業
精其學成無難焉都城東四十五里爲潞陽商旅之所湊
集貨財之所化居其俗尚蓋久有生曰崔彬文質者獨一
然闔一室爲齋居幽閒而清曠市井之聲不接於其耳靜
矣非讀經史綴文詞他無所營紛華之習不入於其心專
矣有友七八人予所知者伴國子讀張天錫升殿上舍生
文昌奴彥彬計其餘皆良也勿惰而滋勿嬉以荒益矣予
又必其學業精且成嗣是而褒然彙進於春官也已生以
予兩師國子而請爲之言予嘉其當艱難之際承凋弊之
餘處闕闕之中而能有志若是是誠有異於流俗者抑予
觀生之學今之所謂進士之業也古之學蓋不止乎此也
國初設科學主程朱亦豈僅以此望於生輩哉其偏也有
自其敝也有端生其由今之學而進於古豈不與流俗益

異哉予深有望於生也古之學亦必本於靜且專暇日予當爲生更僕悉言之

山林小景詩序

畫猶詩也夫爲詩者非模擬標掠以爲似也非琢雕剗剗以爲工也非切摩聲病組織纖巧以爲密且麗也必也渙然而悟渾然而來趣得於心手之間而神溢於札翰之外是則詩之善也於畫亦然故古之善畫者必善詩非獨善畫者之善詩也蓋凡知詩者莫不知畫也不然譏雪中芭蕉以爲不類議風吹柳花以爲無香是惡知畫且惡知詩哉進士齊張道亨有善詩聲聞以畫小景示予崇者爲一平者爲川窪者爲谷巒而秀者爲林淡而遠者爲雲爲空廬爲人物覽之令人有出塵之想道亨諭予曰是畫也趣之具神之完作者豫章羅君小川詩者諸名人而藏之者某君請序焉予也魯於畫非知而能者也然頗知詩於是知某君之必知畫且知詩惜予未之識也曷日相與爐薰茗椀望西山之雲而共商畧之

送劉濟廷在五河教諭序

海陵胡先生當宋氏初教授蘇湖學學徒以千數其學之要大抵明體而適於用先經業後文詞本道德仁義不苟趨於祿利其徒既敷尚行實而先生又嚴條約以身爲之先雖寒暑禮不懈益虔去而教於太學也亦然是以劉彞執中之徒用其道炳炳烺烺聞天下當是時濼洛建之學

未出也嗣是而興一變至道取漢傳註唐聲律詞章之習
一洒而空之上以接洙泗是雖周程朱數君子摧陷廓清
之功莫大然甘以受和自以受采實海陵之學爲之地嗚
呼先生之烈豈小哉海陵距揚僅數舍予恒願拜祠下想
其流風遺韻以求其緒論未能也今年秋識中山劉廷在
於揚覲其容充然聆其詞壘然詢其筮仕則司訓先生之
精舍而今升教於泗之五河也未幾別徵予言爲贈予謂
學也者非世之呻佔畢綉鞞悅斬以華其身而止也將以
潤澤生民歸于皇極若胡先生明體適於用之云者是也
惜乎其體具諸身其用不大施於當時也朝廷設科目期
以經明行脩得真儒其意胥是焉取於是昔之不大施者
今班班然行矣予行淮東西觀其土厚以深其俗厖以質
而其士多急義而強仁蓋其去中原之文獻不遠而近也
則然矧五河邑當淮之北而尤近者乎意其敦尚行實所
謂受和而受采者蓋有其體矣以之日月刮剗其經業文
詞之先後其道德仁義利祿之趨舍必有以辨之繇蘇湖
學達於濂洛建以沂洙泗而爲國家異時用者亦豈難哉
抑海陵予未至未知丘園寂寞之濱抱遺經蘊瑰竒忠信
材德之賢復有深藏而不市者乎先生之流風遺韻其尚
有存乎劉君仕而寓其鄉也久必有槩聞其緒論也成君
吾竹又言其叔君楚游國庠擢鄉舉而方辟掾淮憲淵源
所漸其有聞也益信予將見五河之士偕劉君相與有成

異時將得人爲科目賀也尚母俾劉彞專美於前哉劉君勉諸

送王伯純遷葬河東序

余游于揚廡十年骨體素不媚性踈直與人出語輒傾倒不識時忌諱仕又齟齬無氣勢軒輊人揚多俊彥亡多不鄙與余友坐是三者故卒多不近以踈其最相知而忘年者得數人焉其一曰河東王伯純甫伯純蚤孤自樹立孳書萬卷作亭曰青雨覆以白茆植竹百箇梅菊青松列數行有鶴縞衣朱頂翹然而長鳴每與予坐講孔孟程朱氏書誦史記檀弓夢及經世叅同抵掌論古今事率月東出天漏下數刻乃散際則賦詩飲酒相娛樂興未盡

余同宿或詩成夜半持燭來余歸自汴舍于伯純者暮年交益稔知益深今年九月忽告予以行蓋弟妹婚嫁畢則將持三喪之淺土者泝長淮亂黃河過峭函潼關以藏于汾水之曲石室之趾不謀於室人朋友噫是亦人之所難爲者矣余因慨然思以余之踴於世顧有知余者不若伯純知余之深也伯純之學甚敏材氣甚卓學超邁而義甚高年方富與人選選甚簡人孰不知伯純者不若余知伯純之深也余之知伯純伯純之知余與伯純自知之自知之而不能自言之也今別余而歸也余不能言也而不能不言也余聞古之人人之知不知不計也蘄乎古人之知天之知而已伯純之心夫天既知之古人知之矣則自茲

而撥魏科擿素志其能辭於人之知之也乎伯純請予言以永其別後之思也觀於是言而謂予媚夫人者不知予二人者也

送李遜學獻書史館序

曾南李時中教授有志士嘗兩辟省臺掾輒棄去慕漢朱雲尚友古特豪傑人著江居集自見每酒酣慷慨泣數行下慕賈誼唐衢既沈鬱不克施則捐千金聚經若史諸書數萬卷以遺諸子慕丁度劉式曩予聞嘗竒之來淮南讀張仲舉氏所爲文信然今朝廷有詔脩宋遼金三史遣使購前代異書江淮間其子敏出父所藏宋逸史馬卷若干之贈有司隨其志驛送以聞昔太史公留滯周南自傷

從登封其子遷紬金匱石室書成父志稱後世良史時中暨敏雖自弗敢望太史公父子然其志亦豈異哉嗟夫方時中在時奮欲自獨立決不與草木同腐不克施以歿至身後乃能使其書不泯沒有補於世其志白於天下時中爲有子不死矣士之生誠有補不泯沒於世豈必當其身際遇哉設使時中身際遇貴富於一時而聲光遂昧昧非君之志也已予於敏之行有感也嗟夫士之有志幸生紹代困且窮曾未得少見薄被於時中何如也世之君子其亦有感於斯人乎其亦有感於斯人乎

送曾伯理歸省序

詩三百篇古矣漢蘇李五言及十九首次之建安逮陶阮

又次之謝宣城以下盛極矣君子所不敢知也唐數大家
祗六朝而中興之然視古寧無少愧乎予蚤見宋滄浪嚴
氏論詩取盛唐蒼山曾氏又一取諸古選心甚喜之及觀
其自爲不能無疑焉故嘗手鈔唐以上詩繇蘇李止陶阮
鈔七言大篇主李杜二氏近體專主杜竊庶幾忘乎古也
然而學焉終未得其近似也來廣陵因燕李叔成識廬陵
曾伯理氏焉聽其論因獲卷觀其爲詩蓋恥爲唐近體一
以十九首爲準而人以爲似焉者也予於是有愧矣昔真
文忠公作正宗唐律雖工壹不取抑伯理有聞於是乎予
烏得不喜然予聞真私淑於朱者也陋於希世又尚友古
之人豈徒詩乎哉志欲高而心欲卑識欲遠而行欲邇
古之人大過人者也伯理之詩樂言忠與孝今復以三百
篇陟岵之意寧親于郎予又烏得無深愧乎於其行故申
古之道以贈之

送奚子雲歸吳江州序

予佐黃岩日善進士曲阜孔君世平已巳之冬乘傳過吳
江君倅是州觴予登垂虹履明月斫鱸醜酒醉則歌范成
大三高堂招隱詞引睇而望水雲掩靄飛鷗明滅意昔鷓
夷子及善家季鷹唐天隨子皆仙而不死嘗往來其間莫
或一遇之而不可見也又意其地扶輿清淑之所鍾必有
瑰竒材德之民生其地惜予之行役匆匆而不獲識之也
別去十五年世平官廣東予滯留淮左思世平不可見不

知世平思予乎否也今年寓廣陵與奚生子雲同旅舍詢其出處繇胄監生而筮仕於是訪其居邑則吳江之濱三
高淸風峻節猶存之地也夫以予與世平好如此其篤也別如此其久也予之東西南北思之而不得見也今見吾
子雲將不如見世平乎莊周氏曰適千里見似人而喜詎非此謂耶生之姿瑩乎玉雪之相也生之文炳乎雲錦之
章也夫其扶輿清淑之所鍾意必於是乎在予不獲識於前而喜乎今之遇也他日跨馭上青雲予之思之庸知非若今日之思世平者耶鴻飛冥之俛仰陳跡知他日思廣陵之寓舍非若今日譚吳江之昔游者耶臨文當復爲之慨然也奚生念親之老捧檄有期舉酒言分序識其別

送劉廷脩調安慶路詩序

舒爲郡淮奧區也其鎮皖瀟穹崇而秀特其浸大江濱迤
而前陳其產有竹木之饒魚波之富其俗厚靖而不浮無
懷牒珥筆之囂縉紳之宦游者咸樂然今年夏五予自巨
廬艤舟城隅顧瞻山川懷不能已十二月中山劉廷脩繇
揚府史適調是郡求予言予觀揚劇郡甚非舒比也守以
三邱臨以二司水陸走集南北驛置轂相擊而蹄相劇也
市廛叢賈儉其民鮮地著平且兩造立庭下如絲棼而縻
沸也噫官於是者亦煩且勞矣况司簿書而業筐篋者乎
然予聞廷脩之在是府也人稱之曰能曩嘗疑其何以得
此聲於梁楚間先八月送君弟廷在教諭五河歷詢其家

乘見全椒少府其父也前貢士今准西憲掾君楚其季父也君游京師歐陽內翰諸名人贈以詩盈卷乃知所漸者如是故能視煩且勞者無難也今去而之舒譬若庖丁之刀批鯨卻游肯綮而芒刃若新發刃蓋無全牛矣予誠爲劉君樂之雖然以少府爲之父君楚爲之叔重以內翰諸名人之知吾恐君之升自此而不屑留於舒也予浩然有卜居志君行訪龍眠之山石峰之洞復有昔時隱君子倘爲予先寄聲焉

送鄭伯鈞序

予以歲己丑至京師旅食而歸吟蓋樂之垂十載矣常思吾八郡繇晉永嘉後士皆中州衣冠之裔號稱海濱鄭

歷李唐迤前代家簪綬而人縉紳遂寂於東南獨於今何寥寥哉闕焉若是也豈其嚮者發泄過盛而數有乘除若先正西山蔡子之語微國朱文公者耶抑其地有水竹禽魚之樂故其人多不樂出仕如昌黎韓子序歐陽詹生所云哉不然則築滄洲廬夾溱懷抱道德深藏而不售者尚多有之也去年秋同郡生鄭伯鈞始來見予于京師之胄學今年夏授官主閩清簿以歸蓋伯鈞前代之仕族也居長樂之紫薇山下班荆而讀植杖而耘若不屑於斯世者一旦於江河阻絕之際桂玉艱難之秋乃能奮然駕長風航巨浸以觀于上國又能散其積聚以紓國家之急取一官如拾芥予無熒然之喜乎既壯其爲勗以漢釋之卜式之

事功也於其別重語之曰方聖明時廓八紘之罝以收天下之士有藏不售如前所云者尚為招而出之曰國家方自隗始

贈李君南歸序 魏樵隱

豫章西山之麓有樵隱者居之出而馳騁四方遇翠屏山樵叟效金馬之隱者相語于燕市之中時相過命尊酒出囊琴為叟鼓一再行如風晴日煦聞幽谷樵下然李君與歌聲互答使人悠然與世而俱忘也留為余而徵言於叟叟語之曰予與子皆樵也今夫樵者或蓄薪以沽酒者薪為蒸以爨以釜以炊于煤設其有用者則以植儲胥之并椽猿狙之杙而止矣子之樵予知之牛山之萌蘗培壅之松柏有弗顧也蓋方求節林之木氣干雲霄聲挾風霆其陰庇車且百兩者而樵然蹶深根蹈危巔芟繁梢取其榦與枝之巨者將以爨函牛之鼎飲萬夫之食而供十年之爨擇其材之良者而售之以備建章未央千門萬戶之用焉其子之志也乎時方急才豹林谷之隱者豈樵夫也耶若予之迂少之時聞古之樵有折若木以拂日如屈子者有欲斫月中桂盡為寒者薪如君家供奉公者輒慨慕之顧志甚長而斧柯短不適為世之用今老矣第將問伊川之樵如無名公而優游以終歲雖然予豈敢恣然於世哉瀕行更命酒引琴為樵隱之詞而和之以相其志隱者湖南照磨李則文氏子客歲序以送之者叟則晉安張君

寧也

送曹判官序

其歲癸巳廷議即京畿便近地闢水田藝杭稻如三吳法以實天下本備渭海之不虞乃郡縣豪傑士有能募丁力儻其功者視數多寡授官有差是太康曹德輔擢爲真州判官秩從七品初予在維揚德輔與予游予固器之其年富其材長其學攻程朱氏易如川方至不可禦其志慨然奮欲以功業自著者也人勸之仕不答及是命下遂起予留京師德輔亦來京師每過予論學不少置然見予若有不懌然者會以職事之薊州予知德輔者因釋之曰子何以不懌哉子其病予之治田耶則水利科將不置乎抑亦病予之進身耶則以舅氏任子者將不仕乎斯二者昔之儒先弗病也德輔顧病之乎且子不見乎虞周之盛乎播百穀者夫豈病其於禮樂爲禪官掌邦土者亦豈病其於治教爲鄙事哉九其官六其卿亦一其儒之實而已矣世嘗多漢氏猶有古之意而病乎魏晉以降古意之日非也眩浮虛而情本實以高下分其品以清濁別其流使僞者得以匿其實巧者得以剽其名甄別滋嚴防檢滋密而名實滋矣天下之事滋不治昔之儒先所病者固有在也而德輔奚是之病乎方當國家用材之會子勗哉其以功業自著也子往哉薊之左海之濱其有昔之耕且釣否也如有之而爲國家招而出之也乎德輔名時泰

送吳賓揚之泰興教諭序

曩予始至揚與朱方吳君子和相好也出其子旭拜眉稷
朗徹誦朱氏書如貫珠後十餘載至焉則君寔旣宿草而
旭亦能自樹立爲人師矣詢其出處蹙然曰旭不敏賴先
人教用部使者薦錄淮安郡學繼受江都邑文學以兩憂
皆不果上今幸調泰興以服制未終者三月又不果上予
聞惘然曰天於子和旣豐其善而蓄其榮矣顧於其子乃
若是意其果膏之者耶今夏則來告曰旭也始以制未終
不果上旣終矣以貧不克預於選方將杜門讀父書無復
有意矣忽有踵門持文書來曰今分憲姚公以泰興邑曠
徵官久不可故移文以請辭不獲且行公不鄙先人之同

門也旣爲之序願先生一言更羽翼之予慨然以爲姚公
身居風化之任匪直私於子是舉也豈不足以厚倫紀而
敦風俗哉一邑文學之微於吳子未足多也然於此其有
思乎方吾子之憂患而杜門以居也詎意夫縉紳先生垂
德於不報之地哉今若此皆先大夫之善也天其果膏之
者哉烏乎爲善者亦可以勉矣古之人耕築漁鹽無意於
功名而功名每每自至後世望之以爲不可及者皆是也
然而逞逞殫其智以求幸而得其命之所固有者則詡詡
於人以爲能其視古之人何如哉吾子尚勉之外以教於
人內而學諸身孳孳焉矻矻焉壹脩其在已者而惟在天
者之聽則功名之至也有日庶無負公與予之望於故人

子者詐一邑文學之微而止也遂爲序旭字賓賜

送錢德元教諭盱眙序

至元己卯予泝淮適汜同年納君文燦時長泗之盱眙握
手道間濶因獲覽觀都梁之勝蘇子瞻米南官諸賢之大
書深刻照映人耳目詢州故治所在遺氓老校猶能言往
時氓皆知忠所事不肯恇怯爲奉頭鼠竄計蓋其壤淳厚
俗質果易以義駢難以力怵距中原不遠而近也則宜治
平百載生聚浩穰文燦之爲政又能因山川之奇勝故孔
太守之遺跡作爲精舍欲與嶽麓石鼓相雄偉匪規簿書
者比夫世之君子嘗病絲郡縣而後教典弗傳治法日密
人惟知畏害就利緣法律爲詆欺俗日熾以薄儒者循本
摛論重爲世姍笑今文燦之爲顧卓卓然如是因竊歎今
之科目豈爲乏人也哉暨來儀真識錢君德元焉儀真據
江淮之會號繁華美麗之區士鮮不爲習尚移者德元坐
一室被服經史出而與游皆縉紳章逢今茲夏調盱眙文
學告予以行予見今世多慕漢卜式穹官豐祿人競歌詭
之詎謂有能呻咄畢味藜藿不能訛訛焚焚以號食利達如
吾德元者乎嗟乎豈不亦卓然與人異趣者乎予因感文
燦之事言焉文燦今起而爲時用矣盱眙之風土如彼國
家之崇勸如此長人者安知無如文燦君者乎必有以重
子矣德元往哉教官職雖卑方百里之地顯掌教典與令
長分其任古意靡塵存者有此耳其責顧不重矣乎德元

往也金穀之出內公而無私也自重其身也經史之漸摩
勤而無怠也弗鄙其民也若是教官之職得矣異時予復
適汝過第一山當持酒相屬賀君教之有成也舊刊序文止此

送方德至漳學訓導序

莆士之文而最者方德至氏德至蚤能讀先世書長而求
諸三古四聖人及宋程朱二儒之經之傳沈潛厭飮豁然
以通慨念先世履齋公嘗游朱氏門曾大父烏山公大父
石巖公皆勝國嶄然名進士烏山嘗守于泉而石巖迄以
前太常簿終則曰吾不可以墜吾先也迺益工文辭應進
士舉累進累不利然名烜然日以彰至正八年冬漳之知
事張君子璉以中州彥道于泉一見而心悅既上而九年
之正月卑辭厚幣走請君訓導其郡學君適偕予坐獵
正襟論經義文事塵塵不自休使者至予喜贊之曰德至
君往也蓋昔者常觀察韓刺史延歐陽詹生趙德氏教於
閩於潮由是有進士吾漳昔北溪先生道德之里而今林
君唐臣寔始薦于鄉正于郡學文風翕然非昔閩暨潮比
知事君斯舉又甚盛君之教其有成乎一宜往昔者漢匡
衡射策數不中其經以不中故明習後竟中丙科爲師教
授不出長安門十年驟致位尊貴今君往而教業益廣德
益光而名益彰他日變化比昔人與否未可知也一宜往
矧夫士者達而化民俗窮則淑諸生均以行其志達其道
焉耳君亟往毋猶豫爲也至幸爲我寄聲漳諸君於是天

雨新止驪駒候門酒再行序以別之

桐華新藁序

昔者王道盛而雅頌興帝功成而樂章作世隆詩道固從而隆也我元德邁于周漢覆載之內血氣之倫仁涵義浹百有廿年于茲矣士之沐浴膏澤詠歌泰和若蟄之於雷奮不可遏則詩焉而復古之道也宜哉溫陵故文獻邦今尤爲樂國縉紳之所廬冠帶之所途地又多名山山水能言之彥穎然於決科外致力爲詩聖舒襟靈蛻去塵坌暇日輒會于城西南之隅清果寺寓公游士俊異咸集僧之名者亦預焉余讀之而三嘆曰大夫士幸得生盛時目不見金華事能聲於詩以自著不自非薄亦猶古之道也

之音乎是宜聞於世乃粹爲編自盛侯雪界以次九十八入樂府暨諸詩若干首燁乎若珠聯而璧合清源林生則嘗長郡幕而適游於茲者也郡古今善詩者蓋多遑及既成題曰桐華新藁以地志也群公謂余辱游繼詩余粹是詩者固以辭不可則掇南游近述贅乎右云

草堂詩集序

聲由人心生協于音而最精者爲詩縉紳于臺閣而詩者其神腴其氣縟布韋於草澤而詩者其神槁其氣涼故昔之善覘人之榮頤豐約者類於是乎見蓋得於天者則然豈人之所能強者哉草堂孫君彥方翩翩治世之佳公子也以左丞參壯敏公之孫萬戶侯竹樓公之嫡先世之勤

勞寔在竹帛生長貴胄陸庸計臺而能妙年養恬履視祭
粵川游岩觀風哦月謠清新而壯亮雅麗而韻度蔚乎其
霧散浩乎其濤涌信乎材趣之卓乎天出者異也余昔始
第見其伯氏今南雄二守彥周君子轂下茲游溫陵始見
君獲其詩讀而起敬曰微哉乎其似臺閣也蓋君之覽河
華游京師客平津而館翹材之日久矣所養所漸之盛宜
若是韓子所謂歡愉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者豈其然
哉豈其然哉君其晉而詠歌明時之休禎然後返君之草
堂賦君之遂初未晚也君咲而不答遂掇而列之桐華新
藁仍序其全篇之首焉

趙希直詩集序

漢前代南外睦宗院在焉竹泉趙君希直族舊也里第
藏書藏于卷希直能讀之尤以善詩聞予梓桐華新藁讀
焉而嘆其才之富思之藻而氣之盛也短章清妍而妥適
長篇滔滔汨汨簡斷而思溢人不足而已獨多也至其近
作又將落華歸實疊疊然志追古製而不侈今日矣迺掇
其英列于卷洎別徵序其全集余訂之曰夫濶波瀾者難
窺窄邊幅者易裁徵之杜甫氏論子非蘭若之翡翠也抑
可進於碧海之鯨鯢者乎然而風不培則夫翼不能搏扶
搖而直上也莊周氏之言豈偶哉麗而抗之使其壯雄而
沉之使其渾光而葆之使其幽遠而使之勿離深而使之
勿僻也培之至詩之昌也且子獨不見前代世祿之家迺

沒者衆矣獨子家盛而且賢蓋子之先之培之厚若是也
希直益培之哉非獨昌其詩且昌其家遂爲序

蒲仲昭詩序

詩必問學乎詩非訓詁文詞也詩不必問學乎詩莫善乎
讀書萬卷之杜甫氏也去古逾遠詩不復列於工歌矣漓
而淳之浮而沉之返古之風完古之氣以追其眇然既際
之遺音捨問學何求矣然而論議之蔓援引之繁堆積于
曾寢不能化若兵移屯亂藁盈地文且不可爲况精華而
爲詩者乎故問學者貴乎融者也譬如大冶聚金銷而水
之百爾器備惟所欲爲又如投壺於水掬而飲之祇見其
無有壺迹此杜甫氏之詩方之衆作超然驪黃之外而

投之無不如意者也嗚呼其難哉余粹溫陵諸詩得蒲仲
昭氏歎其長於問學也蒲爲泉故家自其祖心泉公已以
故梅州守察宋國危遂隱身不出讀書泉上遺詩若干卷
宋尚書劉克莊所序者具在蓋學有源委矣仲昭既世其
業而游居于泉以詩鳴者陳衆仲氏阮信道氏王玄翰氏
或師或友皆薰其所長以自益故其詩視唐人蓋善粹然
無疵充而進之杜甫氏之域余見其壘壘乎維日未已也
予有志乎詩而謗焉問學者也仲昭於予詩知最深喜宣
甚故其徵予序其詩而予之序之也奚敢以淺言

送地理鄭隱山序

言者子程子之爲葬之說也而曰古之卜其宅兆蓋卜地

之美惡非陰陽家所謂禍福也其地美則神靈安子孫盛其惡者反是巨寧嘗讀而深擊子惻焉夫以子程子之所處所見者風雨陰陽之所交會土厚而水深之地也然且驗其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則其地何如也今夫人之居於江嶺之南山水之業雜壤地之庫濕非土中比苟不擇其可葬者而葬焉則是委其親之體魄於太風之隧泥洳之瀕而螻蟻蛭蝨之窟穴也比死者可能一日安爲子者獨安能不痛心而泚頰哉而何假禍福之論也是故子宋子爲家禮必曰擇地之可葬者而郭氏葬書於卜法不傳之後固不得而廢之也古田張氏自光祿公由固始來寔寔微先大父德積而奮呂寧祗服義方濫竊科第而罪大釁深風霜夏隕三兄無福蚤世先宜人棄養而吾父承事公繼之不肖之孤忍死視息實以綿綿延延之遺緒在於眇然一身者無二人任是用及夜憂念以圖安厝烏敢不用其誠也顧世之葬師往往昧於郭氏之本旨不淺則誣鮮與意合天實憫之使幸而得長樂鄭君隱山焉隱山遇異人而傳其書超然於九星八卦山運塚心之外得郭氏旨簡易而精微避五患用灰囁內必誠以信外不侈以夸又合於朱子之禮不使人子溺於拘忌而久不葬蓋明於理非徒陰陽家之術者予甚感焉予家以仕而貧隱山盡心焉不以我爲貧予友鄭令尹大有貧類予君方孜孜爲之擇地予友蔡判官居仁身沒而子幼家又貧君每以

後在淺土言及輒泣然則重於義實亦士大夫之所罕也
今將去予而游於臨漳予方儼然縷經之中言之文不敢
亦不暇然於君也義有不得辭於是乎序其行卷之首

送南海知縣吳允思序

洪武二年春正月

制以建安儒士吳生允思知廣州府屬縣之南海謂予同
其鄉且長也將駁請爲言予諭之由唐制嶺以南爲管五
廣府爲最大廣屬縣七南海爲最大地甚重也宋制不廢
知縣不得改京官不得監司四舉削不得陞知縣陞知縣
印濟顯官如取諸室中任又甚重也

皇帝建官懲循資弊用惟其才生以一逢掖起家

同秩六品

恩甚溥也蒙甚渥之

恩而當甚重之地之任報稱宜何生作而曰某弗敏竊聞
先生長者之論三季而降治法張而教典廢讀城旦書視
載籍猶芻狗心甚悼之故自束髮即知馱舉子業從閩縣
恐齋陳先生求洙泗濂洛之緒言於家用朱氏禮於鄉導
呂氏約屏異端崇正學誠不自揆將少裨於世教屬時政
物明辱

誤知其曷爲仰稱

德意第以平日聞於父師者黽勉從事庶不獲戾于官箴
而敢有他異予避其言而贊之曰昔古靈陳公居予鄉四

先生之一僊居之教具載朱氏小學書夫豈徒治哉生能允蹈其言

皇帝明見萬里之外嶺服雖遠生豈三年淹者將見儒者之用大白於世而予海濱鄒魯之鄉未乏人也己生謝曰敢不勗諸生名夔世儒家以總兵大臣葢建者薦上于南京入覲于

奉天門下

命議刑于大理尋佐從官收圖籍于燕山授集賢院校書郎三省不果立遂有今擢葢材選云

潛溪集序

世率言六經無文法是大不然六經之文固未始必公而末始不妙於有法斯其爲文之至者後乎六經子而軻氏之醇司馬子長氏之雄非可企已後乎二氏則唐韓退之氏牢籠并包靡一不具正取諸孟而竒取諸馬爲最多譬海之鉅潮無涯淡氣和景明萬里一平纖瀾弗驚力傾喬岳畜之沉沉而自然其文層鱗鱗渙散紛紜乍合俄分千姿萬態巧莫能繪浩乎一與風值則浪波起伏如山如屋魚龍並作怵人心目此其無心於變也故善論者以謂惟韓能然呂寧曩在燕得金華宋景濂氏潛溪集讀之多其善學近代數大家比來南京始獲見於史館受其後業雋永之矍然起歎曰先生之文其進於韓氏之爲乎其言理直而不枝其叙事贍而不蕪鹵疎而極嚴縝恣縱而

甚精深簡質而自宏麗敷腴而復頓挫非有意於爲艱亦
奚心於徇易所向而合靡事饒削旁通釋老咸得其髓蓋
天韓之於文始乎憂憂陳言之務去成於渾渾然覺其來
之易先生之進於韓其有悟於是乎嗟夫是豈一朝夕之
積也哉集義以養其氣孟也游覽以壯其氣馬也而韓亦
云氣盛則言從猶水之於物小大畢浮先生天稟特異所
言又邃幽嘯歌山林脫去汙濁得以博究群言窮探衆賾
瀟而涵之既厚既深其志靜故其氣完其神昌其造詣至
於是也宜走也不武亦嘗竊有志於斯矣而弊弊世故日
耗以衰倘若入海望洋馭汗而却走也聞金華富名山水
前代多磊落豪傑士長思脩然獨往琴松風觴籬月

曾中之塵空然後悉讀六經以既吾事明年乞身倘得請
符並先生而卜隣焉

送周叅政行省廣東序

唐以領服之南分五管獨節度府治廣州爲最大入宋置
廣南路經畧安撫使元立宣慰司元帥府隸江西行省
皇帝既一海寓乃損益前代舊制洪武一年三月肇建山
西陝右福建廣東西中書行省五

親選有文武材器重臣五人爲叅政事者各一人凡兵民
重寄咸屬焉便章左右丞皆虛位未授以謂疆場廣袤鼎
資藩省徑達中書則稽文牘而緩事機官屬具備則初郡
鮮民必困於供給見異言殊或至於矛盾以故簡之慎託

之專而責之重

摩謨深遠矣於是保定周公幹臣繇御史臺治書鑄印開
府泣于廣東將駁翰林張呂寧言於公曰廣誠大府然隸
府之州懸隔山海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好則人怒則獸海
外雜國以萬數得其人則盡治不相賊殺否則不幸造造
有事其利害具韓子送鄭尚書序中公剛明而練達嚴正
而寬厚博稽前聞亦既悉之矣今之往予見其刑德並流
方地數千里山行海宿不識盜賊有如韓子所稱孔右丞
者予奚云

皇帝明燭萬里外頌聲上聞必將陞中書秉大政又有如
唐相國廣平公著於張燕公石刻者推其惠於一方

公其懋之哉公之先公預謀創業爲國三老公驗
歷清要作時偉人走也忝交公翁季間有斯文好於是乎
喜之至期之深是月己未序

送南寧攝守焦侯序

洪武元年征南副將軍叅政朱公著定南服念南寧古邑
也爲五嶺極邊控二江要地當三十六洞之口扼其吭方
扶傷起憊之餘非剛明廉敏之才曷足以鳩斯民固吾國
也迺選於衆得前湖廣郎中懷慶焦侯仲才承制授官命
守斯土侯既上而嘆曰攻病於未瘳固不易理病於新愈
爲尤難慨然以招來綏集爲己任警以秋肅照以陽休流
逋四歸遂闢草萊樹官府脩三皇孔子廟驛有良駒步

新船能譽洋洋乎嶺海之南矣踰年代者至侯遂行老
載道感謂昔侯未來千里宿審今侯疾止百廢具興侯真
不負朱公之知哉

明天子見萬里外必知侯且重任侯也吾儕小人也
之撫我育我教我以終惠我不虞侯亟去不我留也群
馬首致其辭曰昔侯良牧有延有光易我鱗介化爲衣裳
請以爲侯頌維宋名卿曰靖曰汚自我炎徽致于融顯請
以爲侯祝言已南溟海運培風萬里搏扶搖而上非顧雲
鵬其知己遠於是史官晉安張巨寧奉使道是邦披輿人
之誦而叙之洪武二年十月五日序

劉可與紀行詩序

詩與畫相類在乎氣之完趣之詣故妙於畫者必千岩萬
壑全具吾胸中而後解衣盤礴沛然縱筆急追其所見乃
能脫凡近而入神昔拾遺公所歷半寰宇今讀其紀行諸
詩宛如親行秦隴間身在天然圖畫中古云詩得江山之
助信然梧通守劉君可與之仕于廣右也發錢塘過茗川
絕具區而朝建鄴遂泝大江而西逾文江上十八灘越章
貢涉庾嶺貳守于始興尋沿曲江度英德清遠之峽又西
覽古端康二州以蒞政于邕今復自邕而梧以里必殆萬
而羸風哦月謠逸興巡發攬擷奇秀積成卷帙題曰嶺南
紀行予奉使道邕得而讀之歎曰富哉詩乎宰物者之助
於君也弘矣由是以徃涵而融之則其氣完而趣詣有不

進於拾遺公之製作者乎嗟嘆之餘序于首簡

月波亭詩序

越三臺之山走平地當南浦東偏前永春尹今秋浦真公之別業在焉相其流泉匯爲清池涵渟演迤與天同碧微波混月動搖金光池之旁有亭曰寒碧曰小盤谷者數十茲以月波扁者最專其勝焉公爲宋參政西山先生文忠公之四世孫抗志林壑辭榮簪裳詠觴于茲浩乎不知其老之至也歲遷人逝往迹寢湮亭仆扁存嗣者斯側迺嫡孫汝善字長卿少倜儻有異材長益幹蠱用裕念失猷之未遠慨堂構之在予乃即所居之後相去不數舉武作亭五楹繚以闌檻竒石豎嘉木列視昔有加焉不忍舊扁之廢也揭而昭之於是先世手澤之存心之目之朝斯夕斯油然而孝敬之心生矣凡在士友詩以美之囑予爲序予以謂古之汾曲先廬賢者所保乎泉草木名臣垂誠長卿是舉也於秋浦公嗣守之勤可嘉也已抑君之游焉息焉之於是亭也顧名推義仰觀俯覽悟容光之必照觀瀾之有術慨然上以探乎西山先生所傳之遺緒則繼述之美又莫大焉衆咸謂然遂書于簡

羣屏先生文集卷之四

前國子博士門人淮南石光霽齊編次
德慶州儒學訓導嗣孫張淮續編
德慶州儒學訓導後學廬陵王思訂定
德慶州判官後學閩泉莊楷校正

禱著

說

應制鍾山說

洪武二年正月三日伏蒙

聖恩賜見前殿特承

睿旨命為鍾山之說

臣呂寧惶悚不知愚陋伏稽地志茲

山金陵之鎮舊以鍾名後避孫氏之諱改爲蔣山前臨
大江天設巨塹北俯中原萬里一目下爲沃野原隰衍
平磅礴太空渾涵元氣黃雲紫光輪囷葱鬱蓋蜿蜒扶
輿起坤抵乾歷數萬里者至是而融結音諸葛孔明接
古之豪傑也以謂龍蟠虎踞帝王之宅豈不以洛陽天
室左伊洛右瀍澗茲地之勝東直滄海中涯吳會有如
洛陽而是山左右拱揖儼然處尊碑歷東南陵跨西北
其勢有固然者矣三代而後楚王埋金秦帝鑿地徒知
厭勝之術豈則造化之機既而吳大帝開其基於前六
朝主繼其踵於後其間雖有宋武之英雄終莫躋於統
一良猶未得風氣之渾全是以僅爲國位下足以常

盛極隆之昌運也南唐李氏曾不能比向發一矢獨宋
氏末年金華陳亮以儒者之傑勸移蹕於此地勿都錢
塘規爲恢復之計實有先見之明惜乎閭君庸相不能
聽從志士至今惜之詎知幾千年鬱積而未泄者始大
闡於今日

皇上以英武聰明首出庶物之資適應其期首據形便桓
爲本根芟夷群雄奄有四海前代帝王之所未有也雖
由天授匪自人力而山川神明雄偉瑰竒有待而發自
靈會合擁扈扶持信有非偶然者矣

陛下仰承天意建爲南京與汴並峙至盛典也然以巨之
膚謗以爲臨濠重地鍾宙天險乃

陛下啓聖之帝鄉所宜易號中京立之宮闕如漢南陽侯
天下悉平民力完富乃營闕洛別爲西京連亘相望歲
時行幸蓋創業於此以乘方來之望氣並建都邑以開
永久之宏規以承中華之正統以衍億載之丕基伏惟
陛下神謀睿筭必有處矣豈臣管窺能覩萬一茲蒙

竊計非

英主所望於微臣而鍾山之英靈亦當喞然而一哂也夫

靜壽說

仁之體靜匪專於靜也故動靜皆靜仁之功壽匪專於
壽也故歿壽皆壽異說不然也灰心槁形以爲靜深山

之木石也載營魄抱一以爲壽大澤之龜蛇也非吾所
靜與壽也真定武君以仁父字以靜壽名齊志於仁者也
非異說也

澹雲說

雍陽趙君從周以平江路教授需次于家憲府交辟名藉
甚方嚮用矣予游溲與游若平生歡以其號澹雲徵爲說
予復之曰君知雲乎夫雲泊乎其容忽乎其蹤若虛若冲
倏西而東彷彿乎若石徘徊乎林木而悠揚乎太空澹乎
若無心於世也及乎膚寸而起瀰漫萬里濃然而陰黝然
而深蔽虧日光沛爲甘霖人之顛然以望也欲無心於世
得乎今君文學之彬然材氣之純然功名之方至而浩然

也世方靳君若太山之雲之雨天下也而君方以此號而於世無心也可能乎然予聞得失重者智慮昏嗜欲深者天機淺古之君子功名遲遲隨之不舍者是皆無心於功名者也繇君之號觀君之蘊吾知君之不能不爲雲之出也若予之迂薄于世腴方將岩石林木之與居而雲之與從君之號也於予則宜君何爲而奪予之鳳池乎君拊掌一咲遂書以爲說

劉漢子昭字說

天台劉漢氏質敏而學勤將字以敬其名乃揆諸禮求師命之字則爲端英以茲之遇乾之賁貞悔皆吉其繇曰是矢文也倬彼雲漢煥乎有章昭回于天旁燭無疆大人則

之追琢其和維賢企焉觀天之行自昭明德有輝煌煌利見大人觀國之光字爾以子昭往乃有慶旣字而問其說於晉安張子張子曰吾聞夫水之積氣在地而雲漢上浮于天人之積行隱乎暗室屋漏而善惡應乎千里之外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其此之謂歟子昭尚敬之冥冥乎其潛之深也闇闇乎其藏之密也渾渾乎其養之厚也則夫昭昭乎其文之著也其發孰禦焉雖挾河漢而耀星辰殆未足以喻子矣不然已之昏昏顧欲使人昭昭吾弗知之矣子昭尚敬之以無忘師之命子昭曰諾遂書以貽之

徐清甫三孫字說

儀真攝百夫長徐君清甫其孫三人請於予命之名若字

予疲於邠中不少暇請數數不置則爲言曰士生而無孤
逢矢以歟四方古之謀帥必惟禮樂詩書之尚文武蓋一
道也後岐而二之始相矛盾名一在伍符尺籍則頡頏作
氣勢視文儒士若敵仇不媚嫉則姍咲者幾希今君介冑
士逢時治平乃知景慕縉紳求美其孫名若字又請之數
出於誠豈不與庸衆人異哉夫禮士冠而序三加之服皆
祝以德責成人焉匪徒羨觀而已矣遂爲名其孫長曰鎮
圭之有鎮昭其瑞也故字之曰德瑞仲曰鑄音之有鑄節
其成也故字之曰德成叔曰鑑器之有鑑尚其明也故字
之曰德明君知美其孫之名若字予蓋期君之孫之美其
德且以禮樂詩書望於君之後也自冠禮鑿字始輕美其
字而踐其實者世之所罕也戒而諸孫尚德哉勿忘乃祖
暨予所命之意

定峰說

天下之至定者山也夫孰得而動搖者哉而峰者山之技
然最高者也予觀齊州之山太華爲最高然而洪河坼之
大氣磔之若齊諧所志巨靈奮手以擘之者山之兩峰爲
之劃焉而中開卻然而欲摧形之剛固不能勝氣之柔者
也至於大雄氏之說也奇哉以爲天地之中有山曰須彌
又最高四洲奠其足二曜經其要八風勁震撼而春撞之
者窮日夜曾不以動其毫毛者其定力大也是以其教自
習定入而授是山以喻夫性者數然也嗟夫生而靜也人

性何嘗不定也醉生夢死狂走而顛冥不定者何其不也
豈非以圻之磔之震撼而舂撞之有以撓其定者衆耶有
能脫然悟彼之不定而我之未始不定也毅然立大者以
定之則彼之宿至叢來紛挐膠鬲之不定者帖然而自定
矣然後起而觀其說之濩然若無所當者無疑也海陵彌
陀寺之學佛者立公以定峰爲號因予弟子石仲濂請爲
說予借其說曉之曰湏彌非有在於汝心不感不驚巍然
峩然現在汝前寶藏出焉汝用無盡汝不能定慧何以生
跨海覓山了不可得語未竟仲濂請曰吾之教曰仁者樂
山曰定而能靜曰靜亦定動亦定與斯說將無異同乎予
笑而不答

心雷說

心雷者廣陵鄧齊賢氏之所自號也齊賢有道術習瓊瑤
玉蟾君致雷法既請河東趙郡二先生爲之說矣予交雷
敬芳復於予乎求言予無以言也嘗試爲強言之夫陰陽
搏而爲雷轟焉號焉震萬物焉斂乎而龍騰烈乎而山傾
是天地之所以神也而人也者能使之由吾心生是非異
也乎人之其心一太極也之其身一天地也噓而風呵而
露噴而爲雨視而爲日月而皆爲會易之爲也則夫轟焉
號焉而爲雷者烏乎不起於寂然聞然之吾心也乎然則
理也非異也有道術者知其然是以窺天地之微握會易
之機而致其然也果且有異乎哉雖然易窮理之書於復

靜以閉關於無妄於豫動以對時育物以作樂薦帝屯以
經綸而震以恐懼脩省他若大壯噬嗑不一而足聖人觀
雷之象何莫而非後天而奉之焉者先天天且不違聖人
豈顧不能哉弗爲耳矣若吾齊賢氏其幾於窺天之微而
握會易之機深於道術者乎予何時與之語易哉敬芳以
告齊賢輟然曰君之言焉抑吾教亦然太上以道其次以
術淵默而雷聲吾嘗莊氏之游乎其天也致雷而使物世
始見吾衡氣機也雖然王方平有云吾老矣漸不喜此將
藏焉閔焉洗心以藏于密乎若無庸言予遂書以求正焉

爲說河東張川筆承旨
趙郡薛昌齡編修

無外說

已丑夏四月王清無外蘭尊師別予富沙徯予說以爲別
交于無外餘二十年知之深人以謂無外之號濩然大
予知無外其猶強名乎且夫無外之爲說九州之外九
復九州也其外莫能既也萬古之外萬古復萬古也其
外莫能窮也彼以爲有外者陋矣彼以爲無外者未知夫
內外之相待有無之相形無外矣而猶有無外者存也尊
師方將解塵埃垢濁之機乘冲虛漠泊之車以游無何廣
莫之野而駕汪洋廓落之說予何足以造之而何足以言
之顧予間獨自惟以眇然稊米之軀而茁乎郡然蓬掖之
倫予生于茲惡乎外形骸予處于茲而惡乎外天地嘗靜
而居乎一室斂乎方寸寂然不動漠然無朕九州之鉅一

握也萬古之長一息也何有何無何內何外吾河南夫子亦書曰與其是內而非外孰若內外之兩忘也與尊師之言其將無同乎言未半尊師粲然笑曰予亦惡乎知之惡乎知之授簡命書握手遂別

閑極說

余觀涪陵譙先生作牧牛圖十其始也繩以馭之箠以懼之手之目之心之腹之唯恐其縱逸而蹂躪也夫安得須臾閑哉及其久也人牛熙熙繩箠不施其閑可知也其極也渾淪一白人牛無跡閑又不足言矣余因嘆曰是與滌山叟看水牯之說其合乎泉之開元閑極靖上人與余游將別徵余說遂以此贈之且謂曰至道難明流光易逝

月林說

予既爲通守劉君可與記蒼雪之軒君繼請於予曰某也曩仕于秀時秋正中觴衆客于宴舟之亭清樾扶疏金景搖蕩灑色如水侵人襟袖若邀吳仙於廣寒之府青冥沆瀣桂影盡濕若從蘇子過黃泥之阪木葉脫落人影散亂不知有人間世也因自號月林道人願一言以發其趣予笑曰子名軒取諸蘇自號取諸杜專堪興清氣而有之甚矣游人之尚清致也秀淵郡也其有此固宜今自邕而梧介在南服炎歊所蒸月色爲黃瘴雲稍興林影俱黑向

之清趣不其墮無何有之鄉乎君笑而不荅予爲釋之曰
昔之韻人清士娟娟乎冰壺之秋月脩脩乎瑤林之瓊樹
趣之所寓固于其人不予其境予之月林焉往而不在奚
間乎秀與梧之分哉君視予而笑予亦笑曰古之人蓋有
觀於月之爲陰体借日光者而吾虛之以受益觀於木之
起拱把秀穹林者而吾積之以成大是皆取於物以成諸
已則其光霽之無邊生意之惡可已而范文正公所云名
教之樂地在我矣夫豈徒玩物以適情於一月林之清影
而止哉公亦浙產也子其企而可與謝曰敢不敬蚤夜以
從斯言遂書爲記以貽之

雪崖說

東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王君克廣自號雪崖予使
安南道五羊君請爲之說予曰羨哉君之爲號也今夫淒
然爲露潤物而易晞肅然爲霜殺物而過嚴惟夫零然而
爲雪同雲一色纖埃不生皓月交輝夜若晝明蓋堪輿之
一氣無以加其至清也於是時也起視曠野萬里一平至
於千崖競秀嶄絕而崢嶸其氣蕭爽上通窈冥天風颯至
飄粉飛瓊若登仙人之瑤臺玉京琪樹森列而晶瑩然後
盡天下之奇觀者矣宜君以是而爲號蓋雪取其清崖取
其高誠世間之美名此其靈臺虛白而朗徹殆將無絲毫
塵俗之意其所企慕與人固相逕庭矣昔之披鶴褰行
雪中訪故人於雪夜者皆君家故事清氣在堪輿者王氏

固專之矣抑予聞轉寒而燠生氣滂然雪非露霜比也廣
東數千里大方面繇唐置節度使爲大府今

皇上肇立藩省選治書周公叅大政獨任之君以材諳貳
贊畫幕府中託於君甚重也蠻烟蠻雨人且病暘其望於
君何如哉君其洒胸中之古雪舉巔崖之蒼生洗滌炎瘴
而生之非徒專清高於一已而止也以是惠其民實以報
吾君公曰敢不敏諸遂書以贈

贊

德淵贊

德淵黃君三山人也山之樵張呂寧爲之贊

致虛而極積水而淵季咸見鯢桓而驚走河伯望海若而
茫然曰玄之又玄矣必也起蛟龍出雲氣雨八埏使物

不死瀉而屢豐年夫然後謂之德全君其問諸黃石之孫
三山之仙

銘

遠齋銘

爲焦仲和攝守什

勿爲一身之謀而慮周乎四海勿爲百年之計而志垂乎
千載是之謂遠德業可大若乃身坐一室心馳八荒目宵
冥而恍惚神眩瞖而飛揚以茲爲遠驚於無何有之鄉嗟
乎萬里之遙起於足下九萬扶搖安所稅駕我銘遠齋君
請擇於斯二者

題跋

題申屠子迪跋曹操廟卷

使世皆申屠駟則漢不蜀魏不帝矣管寧賤孔明天駟生也後天也嗚呼悲夫

書虛谷記後

其歲丙子河中張君所中過予堂邑班荆而飲擊尊而歌若有獲於予心者暨來揚日益親今年予歸自汭則君之墓既宿草矣予泫然悲會其子自牧號虛谷者求予言予不覺喜故人之有子也老氏之書曰致極虛曰上德若谷言以虛受益也進士夏太虛既爲記之矣抑予有感於二者之云於易所謂地道變盈而流謙之旨其合乎君少年時擢憲史閩海道世已聳其風裁同升者皆顯庸焜赫已獨危於命不獲少見其毫末之奇以歿予之悲之庸非以其材贏而位詘者耶嗚呼鬱於前必望於後已不獲見子孫必食其報嗚呼地道之流謙者將不自牧在乎荀卿氏云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自牧其念之哉予當爲故人子屢喜也

跋廣州守徐煥炳文堅白齋記後

在易乾爲天爲金爲玉何也乾也者天之性情也天下之至堅者金至白者玉也其堅其白者其天也堅而或磷焉白而或緇焉者以其人間其天也人能全其性情之天者學也易通之言學曰一也無欲也苟至焉則明通而公溥体用全矣廣太守三衢徐炳文氏仕優益學者也齋以堅白名故予道其本於天者以相之多其學自孔氏也

題宋寧宗爲狀元曾從龍改名遺翰其孫光溥所藏

臣寧肅觀是卷宋家禮亡之隆曾氏祖宗文學之盛子孫嗣守之賢皆可見則知觀李衛公故物而擊惻者不獨章端符也嗟乎後裔尚求念之

題盱江李復禮詩藁

予在維揚見蔣師文所編復禮詩至溫陵見南軒藁嘆其氣格老成如仙人王方平已不喜作狡獪矣最後讀桐華藁爲之拊掌大咲曰麻姑過蔡經家固亦能擲米成舟乎因題而歸之

題湛源卷

佛氏之道柳子所謂合生而靜者一吾心之真源湛然不動者也一波之動萬波隨之矣明極上人以湛源號照藏主而元極上人說之不幾於推波助瀾乎翠屏髮僧請爲伊截斷衆流意斯言亦多矣強書于卷而歸之

題慧上人照心卷

我觀於明月照大瀛海水天上有一月海中亦復然上下互相照照見恒河沙爾時何以故海波不動故若還一波動萬波亦隨興了不見月已安能照一切復有執着者謂水月非真物我種種生亦不能寂照心法應作如是觀比丘意云何聽我說偈言

題雷子於縣尹所藏山谷書社詩後

言之賦詩類者皆斷章取義引詩亦然予觀於傳記而知詩之用也寥寥古意於黃太史是帖僅見之嗟夫

題牧牛圖

西域茶師禹出所藏畫卷視之蓋古物也嘉禾之蔚然豐草之萋然其牟然長鳴返首而顧者一牛也其屹然却立曳牛鼻而迴之者一牧童也師禹徵余書其首則爲言曰古者聖人之教人以乘馬服牛也之二物者非不隆然高厖然大也然馭者牧者絡之穿之不過尋丈之繩而已而二物者僥焉聽命於其首其鼻東西南北惟人所使是何也制之之道誠得其要也是豈聖人私意爲之哉牛之不可以首而絡猶馬之不可以鼻而穿也聖人一順乎二者

之天而已初何容心哉理心理人之術亦是故凝冰魚之神明不測者心也而自牧者持之以敬則存慈寒咨暑發欲易動者人也而牧人者範之以禮則治然亦豈聖人之所容心哉蓋亦順乎其天而已嗚呼由乎聖人之教者將以牧人必先自牧詎可不明其要者乎師禹之先公嘗監福唐之古邑持已以廉而使民也慮民至今頌之不忘余邑人也茲游沈水而見師禹其古人所謂愛甘棠而況其子者乎故因其微言而推古人自牧以牧人之道以告師禹其懋繼先烈哉

襟記

言歲予授徒明特里承中書命校文汴梁省諸生皆屬予

兩士不善騎時同事賀方許寅先駟往三日矣予至真定
追及之歲丙申忝助教復校文遼陽時未畢丁祀同事者
梁肅又先往一生規予從騎謂予不善騎且踰漁陽嶺奚
嘗故地皆難行予燭其情不之許亟追至大寧又及之噫
世之不知予者奚止於茲一細事而已哉世之不知人者
又豈予而已哉予爲世道憂也夫

記

天長縣興脩儒學記

代淮東僉憲楊惠子宣作

淮安郡泗州之屬邑曰天長背淮懷湖而大江而履平楚
溯數百里自前代爲朔南交地事會助勸文教率未遠矣
以統四海而一家興學設科勸精爲治至正紀元之六年

寔河間郝侯偁宰是邑之明年政孚聲著廢舉滯興碩瞻
邑黷獨圯弗治大思無以稱上旨意亟圖新之會金陵孫
尚忠主文學力以是請擔任其勞侯慨然謀之官聯而合
乃捐已之饗錢以倡蠲籍儒之力役以勸衆志胥悅景從
響應摠志陳力鳩材庀工化腐而堅易撓而降禮殿儀門
論堂齋廬東西之廡丹碧黝堊舉以其度復建文昌之祠
于廡之左始九年夏迄秋落成爲工五百緡以五千先是
縣爲社三十有六社有學鞠爲蔬圃具文相治侯始擇民
之童子可教者立官置師絃誦相聞又東鄉氓有某者佃
田一十二頃四畝有畸碑壞籍去奄爲己物租入于學僅
三之一疆貪弱懦久莫能正侯躬率僚吏暨文學履畎畝

夏隱匿出田爲頃者七爲畝一十有九而羸遂籍于版用
垂永規既事分淵憲僉劉君遵道來請記予爲之言曰一
生三代時畊有恒產學有成規攷之德行道藝不以佔異
詞章而興賢有定制隆古之治於斯爲盛後乎是而有志
者嚴廟祀使儒知所尊崇室廬豐廉稍使士有所居所養
日肄月稽較其藝技其尤使賢者有所階而士法視古其
詳也然而教失而學厖文彌而實喪材茲不逮治亦隨之
君子觀于唐宋氏蓋有嘆云今昭代慎選長民以還古治
郝侯祇奉德意以舉學政爾邑起有有餘載因仍之舊用
心寔勞矣矧其地去中州而近水土厚以深風氣質以慤
有受和受來之地矣爾游爾歌相規相誨陶成于詩書興

禮樂尚克前侯所望哉於此教育之不具者令之責
也自備自養之不力者士之過也甄賢能勵風化茲非司
風憲之職乎矧予忝科目進故不辭而記既以勸理人又
以儆爲士者侯字子榮官承務郎先鈞州同知以治稱大
父企中大夫異樣局總管父克敬臣中大夫河南府路總
管世有令名

靜怡精舍記

靜怡精舍者武林李叔成僑而讀書之室也室在廣陵之
闌闔不隘以陋不侈以華疏櫺豁如素壁淨如叔成藏脩
而游息吟諷而獻歌怡然自樂其樂不知戶之外輪相擊
蹄相劇而茫乎野馬之吹人也既扁以今名而命晉安張

呂寧記之呂寧知叔成者也爲言曰夫喧寂存乎人非境之謂也戚所繇乎我匪物之謂也叔成先從其先大夫復初公尹江陰已能滌去紈綺卜築川郭之南圃有泉石松筠室有經史子集其忘年友澹齋劉侯之曰泉谷小隱而泉石王先生序之江湔右輅之子暨海內名士皆詩之後君京師之恩戊里又能爲之草堂以燕慶雖夜風雪必廼朝士之知己詩不輟也故淮西憲僉王公繼志題之曰聽雪齋仍爲記焉而禮部尚書王公師魯及朝行之舊故亦皆詩焉斯二者皆靜怡之實也今茲之於廣陵亦然豈必效深山之木石而後以爲靜待其上之雲月而後以爲怡哉子知其趣與境俱融樂隨物而得非有得於問學者曷足以臻茲叔成名繹仲方按察先生之孫可與大叅張公之甥今翰林學士承旨元朴公則其舅也其家世問學淵源蓋有自云

泉石山房記

錢塘山水佳麗甲江左其地爲勝國故都民物繁夥閭閻比置園無所而吳山屹立闕闌中蕪城市山林之秀其佳麗又甲於錢塘士人郝思道即時築室焉崇石於庭矚泉及雷白雲時來皓月下浸玩而樂之仍效晉人枕石漱流之旨類其藏脩游息之居曰泉石山房繪而詩之介其友虎檢闕大舉請予文予謂吳山固甲於錢塘然而世多羨酣富貴汗血聲利者鮮克領其趣而顯其樂惟尚志讀

書弗味世腴寂寞以為徒澹泊之與娛然後能有而樂之
與人人殊予聞思道先世君莒之沂水幼侍先大父御史
南行臺父正卿掾江湘行省因僑於是而居焉以鍾鼎之
家膏粱之習顧能脩然於泉石之好茲固世之所允罕矣
予家武夷三山之曲縻祿京塵寢負歸約其愧思道何如
也遂以大舉之請為記之

石室山房記

石室山房者晉人王伯純甫名其僑于橋之居也石室者
何晉屬邑洪洞之鎮也居揚而名晉者何禮不忘其本也
按志晉於今為平陽郡石室山距郡三十里而近邑治在
為天黨之所蔓延河汾之所盤繚宮崇而菲鬱氣欲摩
狀蓋類嵩少二室故云伯純之先邑巨姓家于其麓
始僑居于楊將四十年矣念楊信樂然非予土也乃
乃搆扁以今名牀有橫琴架有古書每坐于斯奮懷
心馳而神徃徘徊而戀繆烟朝霞夕翠蒸藍滄恍乎浮
几席杖屨間不知身之越河山而旅於斯也徵予記示
後俾弗忘嗟夫古者於鄉不去也有故而去則哭於墓而
行重之也蓋夫子父母魯也而恒稱曰吾宋人先世所本
豈遽忘之哉後之世田弗井授士無士着縉紳左丘隴東
西南北託慶始弗常唐韓公昌黎燕人也而家于鄧宋社
祁公越人也而家于睢陽吉之歐陽眉之蘇而于頔于常
若此者皆是也槩以古之道其有惻於其心者乎故周元

公之僑于南康也南康無瀛水也公以春陵之水姓其溪
焉則猶夫子意也伯純取以爲法是豈不古歟雖然以予
觀于伯純材超卓氣英邁類古人之學又甚文計日當
然掇科第懷章綬過家上冢擊鮮會族里聲光燁燁然晚
歲名遂幅巾西歸指是山曰吾先人所釣遊尚無恙如古
人之不去其鄉未可知也記無庸亟作可乎伯純請益堅
則書以遺之

山隱記

海陵石君玉名閏居之室曰山隱遂以自號蓋繇字以起
義也其姪光霽從予游因見其子子驥焉其貌温温而習
於禮也其言恂恂而敏於學也予嘉焉子驥以山隱請

記予嘆曰子之嚴君之居於斯也取義於斯肯哉今夫玉
之蘊於石而隱於山也溷於燕璞伍於楚珉含章體素泯
然未顯人豈知之哉然而乎尹旁達虹氣上昭津津然燁
燁然光澤乎崖岬照燭乎林木然後荆之善工始攘臂而
拜覲焉山乎烏得以隱之也蘊諸中也深則夫發乎外也
著宜也火之烈也豈不赫然可怖哉然其燄方赫然於真
上而其色已曠然於其內矣固不待爲烟爲燼而其氣已
索然矣是故以粹然至温之玉而昇之赫然至烈之火豈
至於千日夜而不一變色焉於乎的然而日亡闇然而日
章小人君子之徑庭詎不以是哉予雖未識君予知君之
山乎隱而山之終能隱乎君哉君之子之姪之習禮之敏

學翹然一蛻去乎紛華寵厲之習予固未識君而識君之
明於義方不變於流俗也審矣於乎玉琢而成器也人學
而知道也古之人言然也予何時見君相與索言之遂以
其請爲之記

聯桂堂記

古者崇重其人則必更名其居以表異之康成之鄉曰鄭
公以其德慈明之里曰高陽以其才王彥方之義其鄉曰
君子張嘉貞之貴其里曰鳴珂自漢唐氏則然今杭郡更
名吾沙君子中所居之山曰聯桂蓋猶古之意也乎其名
聯桂何子中之二子善才善慶同登至正辛卯進士第也
郡守嘉之以子中所居之山舊名螺嶺之弗稱也故更之
以今名子中拜聖天子之寵光樂賢侯之美意而喜二子
之克肖遂以扁其所居之堂因山名也夫唐人以登第爲
擢桂蓋自郝詵所謂桂林一枝始矧二子之蟬聯於一舉
者乎噫亦榮矣抑予聞楚屈子之爲騷以香草比君子而
桂與蘭爲首稱豈不以桂爲嘉植孤芳於衆穎之中猶言
子之特立獨行其脩名姱節垂芳於千載不與草木同盡
者有足尚也耶昔我朝之始設科也指意若曰吾得一范
文正公足矣夫范公所以垂千載者匪他焉亦曰先天下
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古之君子之用心焉耳矣祀
宗設科固將以羅天下之豪傑而天下名豪傑亦詎肯舍
是途而他出哉自始兵來立功立節振起時運者類多從

是出蓋吾進士之崇重於斯世也久矣是故以之樹石題
名於太學者聖天子之勸於天下也以之名所居之山者
守之所以勸於郡也以之名所居之堂者父之所以勸於
其家也吾知予子中之意必不志於榮一時而止也噫二
之生世榮賴盡於百年而芳穢垂於終古二子者其尚勉
其所以爲崇重之道哉予於子中忝年弟視二子猶子也
盡發子中名堂之意而記之亦所以勸也二子其尚勉之
哉他日予將屢書焉若夫紀山川之奇勝述室宇之幽邃
非名堂大義所繫不書

和樂亭記

鄧故待制吳公之諸孫昆弟三人既分復合同居共舉而
其堂曰存義立規約請族叔父二人主之設顯考像中堂
率男女序拜而訓以孝弟雍睦禮成於是叔父析居五十
年矣喟然嘆曰吾姪行古之道於吾心有戚戚焉吾與姪
雖有親疏然吾祖視之一子孫也亦願合而一之以承先
志也再議而合則敞元分之廳堂達于中庭告于祖會食
男女于中堂闢東軒爲祠堂合考叔祖考之神主其中約
以朔望祭以四時男會食堂東楹之勤儉齋女會食堂西
楹之敬讓齋堂東軒以訓子孫曰耕誦齋西軒爲叔姪之
居曰全義齋祠堂後東楹爲崇尊軒東三十步鑿池引泉
蔣竹藝木築亭焉以爲兄弟宗族燕會之所顏曰和樂俾
來京師請爲亭之記予嘉其處置纖悉具規約中幾前代

所謂今無古或聞者古有同居不分如張公藝者有兄弟
義讓姪娣奴不敢爲不義若楊播柳開者有少長有禮出
內有規如崔孝芬柳仲郢李相昉者未暇悉論若公藝之
言忍君子猶以爲未盡天下事強爲於一時者固易樂爲
於久遠者誠難使其忍之忍之而又忍之忍之蓄而不化
積之滋久一旦將恐有決裂洩發之憂矣吾讀棠棣之燕
兄弟先陳死喪急難哀隱闕牆之情而六七兩章乃備述
儻邊豆鼓瑟琴飲酒好合之意蓋以人之側隱常發於危
難交至之初而嫌隙每生於親狎無虞之日必也酒食以
將其和聲音以致其樂則動盪交通訢洽無間將不結而
自固斯其爲久遠之道乎是詩也非大聖人孰能爲之乎

吳氏有士章者仕爲海道都漕運副萬戶退而養恬
正亭也黃冠野服而事田園耽詩書以自娛悅親戚之
話果爾則倡始而成終吾望於士章拳拳也遂記以勗
之其族叔名元亮能仁其兄弟長士圭吳縣簿次士章也
季天台尉瑛

虛齋記

虛之爲義至宏也天職乎覆不虛無以冒萬象地職乎載
不虛無以畜萬形海長乎百谷不虛無以納萬流萬竅之
於風也不虛則聲無以出萬隙之於日月也不虛則光無
以入萬品萬彙之始終終始於陰陽也不虛則氣無以升
降而消息其用於人也珽瑱之於土範模之於金爐鑄之

於火舟之剗木而行於水與夫宮室牖戶車輿器用之屬
微而一鍼之於縷妙而十二琯之爲六律六呂和五聲協
八音以動天地而感鬼神者一不虛焉其用不行矣何也
凡有物必有內有內必有虛也豈惟物哉穹壤者太虛一
大塊也圓顛而方趾者宇宙一稊米也耳目口鼻皆虛以
爲用也一息不至其用盡廢惟夫統乎兩間宰乎萬有斂
之方寸散之八紘超然而獨神巍然而獨存者一廓然而
中虛者也然而虛與實豈二物哉虛則明明則靈不能實
者不能虛也虛則受受則益不能虛者不能實也易繫洞
曰周流六虛語道之體惟實故虛也咸之象曰以虛受人
語學之方惟虛故實也昔者予嘗讀易至于中孚其卦二
陰中虛全體也爲中孚二陽中實二體也亦爲中孚蓋始
而懵焉終而悟焉程子深知易者故曰有主則虛又曰有
主則實程學周朱學程故易通曰靜虛動直易贊曰理實
而事虛用有而體無此古之內聖外王之學吾儒用以爲
脩齊治平之具者自夫玄學勝而道喪世也於是語道學
者多諱言虛慮其泥於言而弊也噫苟悟其意言奚弊焉
燕山傳君子通以治易第進士儀朝行著聲實也有年矣
今繇太常博士拜監察御史以其學易之齋命曰虛者徵
予記夫學須靜也齋者靜學之所於也子通知予者予知
子通學周程朱者也知易者也不泥於言者也位優而學
將以脩齊治平大其用者也予又病夫近之學者弊於言

於火舟之剗木而行於水與夫宮室牖戶車輿器用之屬
微而一鍼之於縷妙而十二琯之爲六律六呂和五聲協
八音以動天地而感鬼神者一不虛焉其用不行矣何也
凡有物必有內有內必有虛也豈惟物哉穹壤者太虛一
大塊也圓顛而方趾者宇宙一稊米也耳目口鼻皆虛以
爲用也一息不至其用盡廢惟夫統乎兩間宰乎萬有歛
之方寸散之八紘超然而獨神巍然而獨存者一廓然而
中虛者也然而虛與實豈二物哉虛則明明則靈不能實
者不能虛也虛則受受則益不能虛者不能實也易繫洞
曰周流六虛語道之體惟實故虛也咸之象曰以虛受人
語學之方惟虛故實也昔者予嘗讀易至于中孚其卦二
陰中虛全體也爲中孚二陽中實二體也亦爲中孚蓋始
而懵焉終而悟焉程子深知易者故曰有主則虛又曰有
主則實程學周朱學程故易通曰靜虛動直易贊曰理實
而事虛用有而體無此古之內聖外王之學吾儒用以爲
脩齊治平之具者自夫玄學勝而道喪世也於是語道學
者多諱言虛慮其泥於言而弊也噫苟悟其意言奚弊焉
燕山傳君子通以治易第進士儀朝行著聲實也有年矣
今繇太常博士拜監察御史以其學易之齋命曰虛者徵
予記夫學須靜也齋者靜學之所於也子通知予者予知
子通學周程朱者也知易者也不泥於言者也位優而學
將以脩齊治平大其用者也予又病夫近之學者弊於言

之泥而意之情焉者衆也故爲索言虛之爲義而徵諸易
噫無于通無以發予之云々也乎

存存齋記

萬物並生乎天地囿於氣者漸而盡麗於形者敝而壞能
存其存者蓋鮮也大塊之在大虛也亦然惟夫妙於動靜
者神而不物也是以能物物而不物於物則有巍然而獨
存而大於萬物者矣然而天地至鉅而無心萬物至微而
無覺惟一也以能存其存而人焉持吾之氣然而接彼之
棼然者可欲誘其前可畏怵其後可忻可厭可怒可愕縻
來捷出以乘吾之左右於是逐物有遷不克以存吾存而
人翻不物若矣靈於物者得不惕然而深省乎靜而存以

古之體動而存以審吾之用存之存之又存之至
無時而不存焉夫是謂之存存夫子之繫易曰成性存
有道義之門是存存者吾性之固然而非有待於強而存
焉耳一旦出而推吾所存者以任代天理物之寄處紛綸
盤錯之會當撼搖震蕩之衝理亂之幾安危之際毫釐千
里呼吸勢殊而吾舉有以應之彼之萬變者有窮而吾之
一定者無窮舉不足以撓吾之存存噫斯自古在昔聖賢
相傳開物成務之學蓋若此斯豈昧道懵術狹量膚識者
能之哉滕郡李公孟幽奮進士敷省臺叅大政位獨坐聲
實燁然蓋進於是而仕優務學滋勤不怠讀易之齋命之
曰存存云昔者竊聞之三代相業之隆本於學漢唐既降

示之或見焉今公不咳然於有譽於天下者方歛然於有
存於一已者命齋之義固本於易繫意其言之重警之至
抑亦有取於詩敬之敬之之義易其亡其亡之戒者乎真
知聖賢之學哉自兵興來庶恥道缺墨纒葭事習為故常
公以滕國太夫人之薨去位居廬累詔固辭廷議卒不能
以奪方將計日持終制而以丞弼起公茲固未足以多於
公者而扶倫紀敦風俗有裨於斯世斯文實甚大亦足以
見儒者之所存君子以是必公之能保晚節而留不朽也
已矧辱年好其尤望於公也深

升齋記

河東皇甫希南徵予記四明高士范君之升齋希南車

心計可予因知范君非庸眾人比戲之曰升齋游方之外
者方將控扶搖而上出塵埃野馬之表以升乎沈寥之天
而息乎鴻濛廣漠之野身其寄也而何有於齋齋寄其寄
也而何庸於名名強名也而又奚以記為暇日行南城遇
希南邀予觀所謂升齋者主人出與語蓋韓康之流也庸
客入酒三行出家乘乃知為故勝國從臣子孫世儒家子
寄迹老氏乃為言曰在易木生地中其卦曰升人見木之
升而不知其所以升也及靜而察之萬物之生乘氣機也
植物之生夜半之時也平旦而時之露之上於其端者蠶
蠶若貫珠予於是悟焉陽升於子物升於子易之復孟子
之夜氣也然而不降不升也不翕不闢也靜以培之虛以

後之勿握其長而滑其自然復之閉閔也夜氣之養也積而久之無一時而非子而非復也升之象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非知道者其孰能識之君之寶謨少師稱遂於易安得起九原與之言哉君聞之若有悟遂請書以記

秋堂記

陳子讀書豫章西麓有堂焉俯臨深清遙攬環翠天雨新止涼颼時來坐而佔畢間焉游息蓋一塵不留凜乎其秋之清也陳子樂之取韓子語而命之曰秋堂云既而以事會之來也起而馳騁乎中原數歷于潭于汴于浙也十年矣乃以承制作郡于江東之鉛山參謀于賈公之幕府政和乎而民悅豫亦可樂矣然而回囑故鄉之舊堂屬時

雖企予以望之而有邈若異域之隔者乃悵然而歌之曰秋堂之渠渠我夢歸兮讀我書草萋萋兮如帶令我思兮故廬再歌之曰秋堂之惓惓我夢歸兮絃我琴鶴蹊兮以舞令我思兮故林泊來輦轂縉紳之士聞而釋之曰厚哉陳子之志也然予聞秋也者摯歛之時也堂也者高明之所也摯歛以實其蓄高明以廓其施以大參賈公之賢而佐以吾子之才滌彼煩歎播之清風拯彼泥塗奠之堂宇將見自東而西舉大江數千里而澄清覆庇之斯其爲秋堂也大矣在易之兌爲正秋也君子以朋友講習又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子之前日讀書是堂也意其講之素矣前日之學今日之用也尚勉之哉尚勉之哉陳子曰

某之志也敢不敬諸陳子名良字文謙今廷授行樞密院
都事尋改知鉛山州從民欲也

河圖精舍記

古之學者靜必有以養其心故居爲之齋動必有以著諸
目故左爲之圖河圖者古之聖人則之以作易故予友滿
子光國之學易也圖之於其齋居之精舍既以名之復請
予記之予語之曰近代居室之成率記其某山水何歲月
孰營建之事而日記當然也吾將爲子記其事耶今子家
于滕齋于嶧山之陽著書曰某曰某不攻舉子業兵興以
明韜鈴召辭不就起爲秋官主事負外郎退而避地于東
陽南比于京師就屋以居雜倉而食未之有定處也願予

美以記又曰古者戶牖盤盂几杖之屬皆有銘皆取其義
以示警齋之記猶戶牖之銘也吾將爲子記其義耶則河
圖之著在易書魯論有其名無其數鄭玄謂有九篇亡其
書自孔安國劉向歆班固謂授於羲魏閔朗謂其數十宋
劉牧謂其數九而考亭朱子是閔非劉證以易大傳亦未
的指其爲圖故魏了翁戴九履一其數負疑邵子以九爲
圖謂朱震張文饒精邵學者朱引列禦寇張引乾鑿度及
張衡傳九宮數疑九爲是或又謂即先天圖或又謂與太
極圖合者是或又謂九十皆河圖特有合散之異或又謂
洪範九疇取諸圖其數九其疇取諸書其數十未之有定
論也予又奚以言雖然予於滿子無言不可也夫數原於

理理備於心心一焉而止矣中乎天地者人也中乎人身者心也中乎河圖洛書者五也數起乎中萬事萬化生乎心是故曰心太極也曰先天圖心法也逝而上諸圖亦然蓋昔易之未作圖在天地聖人之心也聖人作易特因圖而發耳圖不出易其不作乎今子之學易固將圖諸心豈獨圖諸目子能因朱子所云圖書相為經緯者以求群聖入之心苟得其心俯仰之妙契遠近之畢取則萬象森三前圖無文也無乎而非圖之文八荒在吾闥居靡定也無乎而非居之廣圖奚必乎榮之河齋奚必乎嶧之山也乎噫予言亦贅矣雖然子於易庶乎知進退者世孰能舍子其將用世矣名遂身退然後歸而精舍以既子書

苦學齋記

命之事必有授子以真河圖如謝疊山先生之遇異人者予亦志於斯他日南歸過滕相逢於林下尚有徵於予言云滿子名尚賓

今以書參知政事臨川危先生之始游于京師也寓迎陽之里名齋居之室曰說學而學士揭文安公記之特歲行至元之戊寅今廿又五年矣更以苦學為之名且命晉安張巨寧為之記巨寧竊聞諸易充說也其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節以議德行也其彖曰苦節不可貞是故學由習故說由說故樂魯論首言焉過時而學則勤苦而難成記禮者病之豈不以說也者樂之漸也苦也者樂之反也乎

先生持既成之學出而仕盛治之朝遇知於君相致位於
丞弼舉四海一世之人物而陶鑄之蓋有大於有朋自遠
方來之樂而無愧於教育英才之樂也久矣始之命名人
固謂先生之已謙今之易其名人又謂先生之愈謙然區
區之見竊獨以謂先生之謙固也而先生非苟為謙而已
也昔者吾夫子之稱顏子曰於吾言無所不說又曰不改
其樂夫既由說而樂矣而務子雲曰顏苦孔之卓豈敢為
異說哉蓋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斯顏子之所以
樂也當欲罷不能之時既竭吾才之際亦既見之矣愈企
而愈不及焉不用吾力不可也用吾力滋不可獨得而無
苦於是乎嗟乎非直顏為然也古昔聖賢皇皇汲汲也

業業也憂勤而惕厲恐懼而脩省也造次顛沛無一毫
一息之敢縱逸也何也其見道愈大用心愈小也彼二氏
非無見也而張皇矜侈曰我靜我樂也逍遙吾游也猖狂
恣睢卒無所底止君子不學也先生誠有見乎是非苟為
自謙而強以自苦也雖然人見其苦不知其樂我見其樂
不知其苦之二者蓋有並行不相悖者蓋有自得難以語
諸人者而先生碩命昌寧為之言豈以區區之不敏或可
共學於萬一乎夫三代輔相之賢本諸學今先生仕優而
益學固儒者之所幸見而喜稱而况學顏之學希顏亦顏
蓋古聖賢所期於人人者而昌寧於先生也庸以是言進
意謂予為言而諛夫人之執政者於予求之知也而謂知

先生也乎既復于先生請以是記

無間軒記

三歲至正庚寅始識今翰林侍講學士徐君施畚于滬守
汪同年之寓館予固得其為人嗣是不數數見則聞君以
編脩徵不起去歲逆臣干紀君又奮然倡大義夷大難當
事無狐疑成功不表暴養恬詞館與予爲同寅予世罕甚
知者於語鮮所契與君言輒於心有莫逆然於是又悉其
爲人蓋君爽邁而縝密沉深而果決予慳若乎其後也間
語予以所居城南之勝有軒焉俯臨平野迥然曠然外與
空際無一畝款磊砢之間乎吾前者而吾心亦與之爲無
間其爲我記之予辭然非記其事不可勉爲言曰今夫

也者一也無間也有間則二矣天地之不息無間焉
矣日月容光也而窒之斯有所不照矣源泉混混也而
之斯有所不行矣何居彼固有間之者也然而有間者人
也天地固未始有間也聖賢之不已亦無間焉耳矣人也
豈不若天地與聖賢哉然而卒於不若者則亦有以間之
者矣譬之鏡也而間之以微塵則其明爲之不完衡也間
之以輕重則其平爲之徙失是豈鏡與衡之固然哉然則
人人之學爲聖賢也無他焉亦去其有以間之者焉耳矣
去其間斯無間矣雖然是求無間者也而猶有一間者存
焉惡醉而有意於矜莊者動於醉視恬然若無醉者猶有
間也處富貴貧賤而有心於忻厭者動於富貴貧賤視泰

然若無預於富貴貧賤者猶有間也蓋傳易艮之彖曰內欲不萌外欲不接是內外之無間也性書曰與其是內非外孰若內外之兩忘也雖然無事矣無事則靜虛動直故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至哉程伯子之言乎噫自昔學聖賢者非資豪傑者固不能予觀施畚蓋學而進於是乎夫其樹立其成就蓋亦事至能應而不以動諸其中者乎審如是也之其心固非有待於境也而於是軒亦寄焉耳矣而又記之也奚有有聞而問予者曰子之言過高矣予笑曰予與施畚言子姑去

冰雪庵記

汝寧維山之北有山曰大乘浮屠師北山梓公之舊居也

廬廬長學佛衡山之福岩寺北渡長淮愛茲山而築室焉群峰環合萬木陰翳水流竹間泠泠有聲炎歊之月陰寒薄人因名庵曰冰雪志其境之幽閑且自表其清苦云既避地來京師仍舊號以扁所寓承旨晉張公監丞撫黃公皆為記其命名之旨備矣而復請言於予予惟師之名庵其有冰雪乎爾蓋寓言也其無冰雪乎爾則亦惡乎無之世之語道自其無形者目為虛繇其有理者指為實惡知夫天地之間何莫而非虛何莫而非實也嘗觀於物矣墮霜能殺物也而雪不能以殺物飲水能病人也而冰不能以病人之二物者至陰之中至陽存焉陰陽固一理也舒而為生慘而為殺靜而為無動而為有虛無虛也實

無實也。儒者窮是理也。佛氏謂理為障而豈外乎是理哉。寂而常感。陰函陽也。感而常寂。陽函陰也。雖不外乎陰陽而不囿乎陰陽也。無生也而未始無生也。寂滅也而未始寂滅也。而世多以槁木死灰目之。亦豈深知彼者哉。濫乎兩間無一物而無陽無一息而無生也。木之槁灰之死則三之理息滅始無陽而無陰耳。冰也雪也。至陽之所存生理之所存也。豈槁木死灰之倫哉。師名是庵之旨其果出於此乎。如果出於此也。夫豈膠於境癖於清苦者乎。予觀師邃於禪。為詩甚清。稱其庵名且樂與儒者游。於予尤稔。故為之極言窮理之妙以翼之。

蒼雪軒記

予宿凌江之驛。夢雪堂之仙人與予游於清涼之所。於時秋暑方殷。烈如燄。焚稍小進。則碧鮮連雲。四無隙曠。雪焉蒼焉。非黃非白。非絳非黑。繽繽奕奕。紛紜蕭索。飛揚委積。䟽樞洞闢。潑衣露席。翠光欲滴。以為雪耶。陽曦炎赫。雪於奚得。謂非雪耶。髮毛洒淅。弗寒而慄。俄而見有脩脩然若衣王恭之裝。躡東郭之履。飄飄然詩思穿天心。透目脅。與雪而俱清者。仙人顧予而笑曰。是蒼雪主人卯金之子也。予不聞。堪輿有至清之氣乎。竹之清與雪宜。詩人之清與雪所宜。然而雪也。非雪之雪也。雪之為雪。見現則滅。非雪之雪。石爍金流而不能燹。昔予過嶺。詩高僧之竹軒曰。蒼雪今其以是名軒也。庶知慕予者。予觀於易。震為蒼

篔簹故其色蒼與雪俱化故其氣涼予其忘之予既寤不知
其何祥尋道于邕通守劉君可與善為詩其種竹之軒曰
蒼雪請予記恍若神遊所親者始悟予曩之為正夢也為
道仙人之語且勗之曰夫天以堪輿清蒸賦於人非欲其
獨清於一已而止也

皇上以千里重任分而屬諸子于雄于邕今于梧不踰年
而三命

德至渥也子其舉炎陬瘴徼病暍瀕死之墟域內之清涼
之所然後洒子之軒之蒼雪洗濯而蘇醒之則子之為軒
洞然我闢不既大矣乎夫豈一竹一雪之云乎君贖予言
則書以為記

訥庵記

予奉

旨使安南道廣東行省從事觀子毅以選為輔行君世代
北簪纓家才通敏而志明銳於事咄嗟皆辦集於左右周
旋皆中節於史氏書繩繩如貫珠時出為詩清安而有体
間請於予有讀書之室名以訥庵前左丞番易周君伯温
為篆其額願申其義以自警予嘉其仕而不廢於學也為
之言曰子之名庵繇字而起義蓋取諸魯語夫子之所謂
訥者言人之賦質近仁者耳子朱子釋之曰訥遲鈍也異
時又曰君子欲訥於言此則為學者言子思子於中庸曰
言顧行曰有餘不敢盡正以釋訥於言之義也今夫訥於

言者異乎人之易其言者也利口捷給佞如湧泉固非訥也結舌緘默噤如寒蟬亦非訥也惟夫致謹於言如手擊瓶弗輕於瀉如持強弩弗輕於發若是則不言則已言乎當理而寡尤矣世之學者常患恃美質而怠於學誦聖賢之言常患於得其言而弗悟其所以言嗟夫吉凶之樞機係乎言賢愚之軌轍由乎學方今用材一洗前代循資之弊子毅之顯於時無疑也仕優益學予尚爲子勉之予老矣欲訥於言未能也奚以爲子言昔者子程子四箴之一發明聖師告顏子非禮勿言之旨詳且切矣予申爲誦之

曲密之房記

京師之崇真宮毛真人叔達與予好也爲其弟子長樂林

真士請記其曲密之房予不置則問其制何居曰房在龍虎山上清宮洞玄院中院造於其祖耕隱鏹公而房尤號雄偉前當雷壇林木翳如上清常禱雨焉後直靖通觀鶴歸亭則三十年代天師常煉丹焉瓊林臺峙其左外史薛玄卿所築象山巋其右則林先生讀書之所也其境又絕幽邃問其名何以曰真士幼穎悟嗜詩好琴而攻書學士虞公第其山水慕董元巨然墨龍方董羽而扁其畫室以是名人罔測也予讀道經見有所謂曲密之房蓋道家所謂天尊雷祖領諸真宰所游者虞公以是名之顧予記之何敢也請以儒者之旨言焉曲密之名意者其猶韓子所謂繚而曲窈而深之義乎大抵古之妙於畫者多得

幽閑寂寞之中而超於筆蹊墨迹之外故有閉戶不出者
有解衣盤礴而羸者夫其居幽則其心靜心靜則其神全
神全則其趣悟真士之迹蓋進於道矣虞公之之意其或
出於此乎叔達又爲予言真士多居山中先天觀或乘月
登天風雲外凌仙人罔歷塵湖聖井步諸峯若將遺
一世而覽塵外者出而觀錢塘湖探禹穴攬山川英
華亭同其鄉固未識而必其有悟者予言也夫真士名庭
暉字汝玉天師命主福之紫極宮兼治山冲虛觀未就以
大宗師命今住長樂東華宮佑聖觀真士者參政危先生
之也其先世有諱運者南唐兵部尚書淮南節度使云

知愚齋記

真定張君士進來長邕幕之半載府以治稱予使安南道
是郡君雖見以其講學之齋居名知愚者請予記之予曰
嘻子豈愚者哉古者以愚稱者柴之愚質之偏也甯之愚
智自全也顏之愚幾乎聖之賢也是三者非真愚也語曰
今之愚者詐中庸曰愚而好自用彼惟不知其爲愚也故
欺於人而爲詐狹於己而自用斯其爲真愚也苟知愚焉
斯不愚矣大抵世之仕者每病於用智而自私好名而已
甚是故察見淵魚古人所忌黑白大明識者憂之聰明絕
人守之以愚斯君子之道也今子之贊畫于茲也舉十九
年流離殘苦之遺泯飮飢而煖寒之數千里魁結文身之
擴俗皆馴擾而帖伏百萬兵需咄嗟亟辦此非達而果於

從政者不能也子其果愚乎其不愚乎今子自名以知愚予何以處子識時而通務非柴之愚也逢時而嚮用非窳之愚也非徒知之亦允蹈之仕優而學子其志顏子之如愚乎語云用之則行實而若虛子非顏焉做學乎諺有護予許人之已汰者則其語之曰儒先不云乎顏何人哉希之則是君謝曰敢不勉諸遂書以為記

古田縣臨水順懿廟記

古田東去邑卅里其地曰臨川廟曰順懿其神姓陳氏肇基于唐賜勅額于宋封順懿夫人英靈著于八閩施及于朔南事始未具宋知縣洪天錫所樹碑皇元既有版圖仍在祀典元統初元湖東宣慰使郝元帥李允中定來

顧咨嗟命廣其規未克就緒乃至正七年邑人陳遂嘗據大府慨念厥初狀神事蹟申請加封廉訪使者親覆其實江浙省臣繼允所請上之中書省衆心顯顯翹俟嘉命會遂以光澤典史需次于家於是致力廟宮祗迓殊渥帥諸同志請于監邑承務公觀由典史魏某薛某上下翕合袖俸倡先雄贊鉅產聞義悅從檜禳祈禱遠邇來者懽忻樂施遂斥金楮鳩工徙新作香亭外內者二六神祠生成宮各一重脩儀門前殿後寢梳粧之樓下馬飲福之亭像設繪飾丹漆朽壞之工咸極精緻前甃石垣以翼龍首後浚水渠以殺潦勢又闢生祠以報承務公之德經始於丁亥秋迄戊子春落成壯麗輝煥怵心駭目邑之耆老敬祭

嘗觀以爲有廟以來未觀斯盛殆山川炳靈明神垂鑒待
入與時勃然奮興者也請爲記之且寧惟吾閩之有神光
耀寓內若莆之順濟漕海之人恃以爲命有功於國家甚
大綸音荐降褒崇備至今頌懿夫人禦災捍患應若影響
於民生有德豈淺淺哉廷議必有處矣遂也能出心力因
時建績民不勞勩亦可謂難已遂記其事且繫以詩曰瞻
彼臨川新宮峩峩六珈象服如山如河帝好生神能大
之維民敬祀遐不愛之峩峩新宮于彼臨川維子赴母人
心同然杭稻滿家旣多牲酒神人具驩疢癘罔有不殛不
殞民生振振何千萬祀事我明神

古田縣增廣城隍廟記

郡邑皆有城隍祠繇唐始古田祀順寧正應靈顯劉侯
本也吾閩自無諸扶翼漢室民爲冠帶迄唐開元獨斯邑
未造劉侯華路山林迺疆迺畝挈而歸諸職方氏風氣日
開富庶以教公卿輩出科第蟬聯諉曰觀察常公之澤也
田李公之化致然水木原本繫吾侯之力也在禮有功利
於民能禦大菑捍大患者歿則祀之侯之功之烈光昭圖
謀視古之祀法奚其愧夫豈他郡邑可比歟祠在邑西麓
嘉定加前號提封百里寔與長民者共理之翊庇生人除
其邪侵雨暘祈禱有應如響革命初邑罹多故靈蹟益顯
邑之吏民念無以報侯惠迺大德八年甲辰肇謀即侯之
祠增廣基地拓前墉以致其敞鑿月池以儲其秀伉儀門

以偉其觀立協殿以明糾察屋二以奉檀施之祀亭一以爲飲胙之所圮棟腐瓦成易其舊至順中復得邑尹趙公孟顓丞胡公薛徹二宰咸孚誠意贊導創堂一所位曹司之官以昭其崇嚴像設俱新黜聖交煥訖功於至元丙子於是高明完麗稱侯之功烈與吏民尊祀之意募財買地成是役者邑人陳天益何公益高天益程原福請呂寧記之呂寧策名一第寔侯陰相之自顧凡陋曷足以敷神休而迪民志哉抑嘗聞天地之間萬古不敝惟一正焉爾神人一理也幽顯無間也心不欺所以祀神也善必積所以福也侯之嘉惠是邦豈有既哉拜侯之祠者式訛爾心毋瀆尚母爲神之羞是爲記

臨江府管繕記

臨江郡當東西二廣之要衝秉吉表筠孔道自出地劇而務繁比仍兵燹鞠爲荒墟旣歸職方簡在

淵衷慎選良牧於是建昌守雲州劉公子貞繇治最陞知是府公旣視篆任勞徠撫安爲已責廉公幹敏視官猶家乃雜草萊除瓦礫碩惟府治燬靡一存鳩工創建朝夕督勵絲毫不擾民用謹趨經始於丙午歲某月落成于丁未某月三皇先聖治教所先廟舊頽圯奐然一新社稷之壇郵傳之館以次並作繕營津梁平治道路三載政成百廢俱舉于時同知張士俊通判魏某經歷徐某知事李某協心均慮克相于成今將更而入

觀也吏民感悅偕留不獲眷懷德惠將欲請寫碑令甲不
可若泯而不書則來者曷勸廼守禦官亦於夏以松爰因
眾欲懇請余文適使日南道聞輿誦言治世得人而生民
奚幸也筆簡牘俾後有徵焉公名真身官監所至有治
聲

廣州衛旗纛廟記

皇帝奉天承運迺大正四方命征南將軍中書平章政事
廖公戡定百粵今江西叅政何真以廣東列城來歸洪武
紀元之四月公總率大軍建牙于廣是月平三山賊七月
平山南龍潭諸寨十一月開廣東衛嶺表咸靖越明年三
月有

旨大都督府即所治後立旗纛廟有旗有幟悉度於中歲
春驚蟄秋霜降祀以大半天下守鎮官於總衛各立廟視
京師典禮如之於是同知廣東衛指揮使司事胡通指揮
副使張仁傑協心恭命度材庀工是月行中書省肇立于
廣東四月平章公將入覲於是叅知政事周公某寔來以
旨以勸進底奏功面勢端嚴構締堅壯消吉落成遂告于
衆曰粵昔雲氣爲旗創自軒后茸頭建纛昉於嬴秦繇漢
迄今用主帥律訓齋顏行摧堅破銳有神是司方當華夷
寧壹之日益儲戎備以戒不虞蓋取諸易
聖謨宏遠矣凡我攸司仰祇

睿筭嗣守敬共時祀蠲潔俾神顧享祛災發祥永靖炎燄

庸固我國家不丕基于億世茲惟懋哉是役也左右司郎
中顧文昱員外郎王某都事朱傑贊畫其省副使范某自
潭移戍與有庸焉衛知事劉時和督其事而親其役者衛
鎮撫張祐也皆宜書

墓誌銘

學海陳君墓誌銘

鄉貢進士前杭郡掌教東陽胡瑜手狀踵門拜請曰瑜先
外舅陳府君長吳學道書院蚤退休迄終于家蓋慕漢郎
曼容宋蘇相國訓子孫守家法傳家學恬進士者惟先太
常公婿于陳府君定先宜人再從弟瑜陳出也忝甥館又
世親若潘楊氏古稱草木吾臭味也先生好我先君願施

陳氏惠賜之銘庶有歆有耀焉辭不克謹按狀序而錄

狀序曰君諱憬字希賢世居婺陽東之長塘曾祖某祖某
考嘉號可山世濟其學稱鄉善人可山公教子嚴君生而
夙慧讀書一再過輒成誦入趨庭外就傳穎然出常見表
既熟語孟六經則慨然有求道志未幾以弱冠繼主家政
不茹吐能樹立凡俗尚衣服輿馬舉不以屑意用能拓先
業而大之婿同縣蔣氏家蔣故多貲君亦介然不爲動去
家三十里而近歲時月朔必歸省母唯謹蔣翁老未有嗣
君爲持門戶翁喜之書券分田宅三之一以遺君君毅不
取祇受先所與畚田二頃邑士多之年三十用薦爲平江
學道書院山長時文科未興故翰林侍講學士鄧文肅公

文原在儒臺村君故也延祐丁巳春始上教養有法兵學
者稱焉數月丁內艱尋喪內助還舊居慨然曰古者仕以
爲養今祿不逮吾親復未能移政以致君澤民幸有弊廬
薄田舊書以自樂足矣而奚屑屑往來爲因家居不復仕
以未疾卒於至正乙未十二月十四日君生至元癸未正
月朔旦至是年七十又三後二年丁酉三月壬申塋所居
後山之原惟君門地儒雅異間左委巷者才敏志剛直氣
不屈而博信急義周窮恤患於宗族尤篤天稟儉素寡慾
薄奉而輕貲重禮爲酒食治具接賓客朋友甚腆性復個
儻善論談來者見如舊識於瑜之考太常君同志業旣親
且友聚情好最篤中契濶深相念晚而太常致其事君

間數相過從命酒賦詩至累日綢繆不忍別同里樓隱君
道山學博行方少則友善晚歲延之家日夜語相切磨益
就恬淡平實樓卒無嗣祠之別室命子孫歲祀之君子有
以識君之所存矣生平喜爲詩文多無留藁歿後其子輯
以失得若干篇爲二卷曰學海遺藁學海其齋名也蓋君
慕靜存動察之學將由博以至約又旁求所謂出世間法
者別號了心居士配蔣氏以婦則稱先三十六年卒今塋
其墓次男子子二人宗孟宗可女子子三人長適許恂次
瑜也次胡爲霖孫男六女孫三曾孫男三於乎曩者宋社
旣屋江左大家巨室率興之俱替而長塘陳氏獨端然比
年兵禍盈海內縉紳顛踣不可勝數獨君與太常君同享

壽康繼歿一年中考終承平日一不聞金革聲天固匪私於君也易之云積善餘慶豈虛語哉狀又稱君材德不爲世用天將大其後宗可有文能繼志不墜必其有徵也予謂其信然乎銘曰逝者云云不往者存孰培其根枝葉弗蕃吁嗟陳君惟善之敦我銘斯文以俟其後昆

徐母真氏墓誌銘

故宋叅知政事西山先生浦城真文忠公七世孫諱妙靜妻同邑徐氏諱時懋字宗勉宋都官郎中盤隱先生其六世祖也文忠私淑朱氏學者稱朱真亞文公盤隱交朱氏厚文公歎其居書讀書閣顏其堂遣子從學東萊書稱過臨江必見諸徐君是已二氏家聲雅相埒而父宜子毋讓

氏嘗曰吾女姿淑溫習勤儉閑詩禮必予令子且當吾門者以是歸于徐時方廿歲奉舅姑甘旨備其養相夫子齋祀致其敬年三十三遂喪所天稱未亡人誓無負死者禮賢師訓子孫漸不忝其先睦族姓小大無所失周隣黨緩急無所怙節義昭著人無間言卒於至正壬寅三月某日距至大辛亥十一月某日得年四十有四卜某年某月某日葬邑清湖里松原山之左男子子二孔錫孔文女子子一適王氏孫男一閏孫孔文從事閩省走京師拜泣乞銘予悼故文獻家率墜先訓矧丁斯時能奮焉自植以無媿報者蓋甚鮮矣孰有爲婦而節爲母而賢後二先生而表表若是者乎在令甲宜旌以勸予太史可無銘乎銘曰真

氏之孫徐氏之婦為賢婦為賢母稱其鄉儒先生之後予
銘若人曰諛則否

先生二世汝寧之固始人逮宋南渡徙闕古田翠屏山下居之
因號翠屏山人先生以穎悟之資博洽之學故其為文超卓而
雄渾追古作者人或推其豐腴而不流於叢冗雄峭而不失於
粗厲清圓而不涉於浮巧委蛇而不病於細碎信非溢美者矣
先生蚤登科第晚名翰苑為文日益工而求文者日益衆然篇
什浩繁不無錯簡姑以校其無訛者彙而成編題曰翠屏張先
生文集校或未完嗣為之集焉藁之遺者又有望於後之君子也
洪武甲戌冬十月望日門人石光霽拜手謹書

原刊後序

先生文集卷之四終